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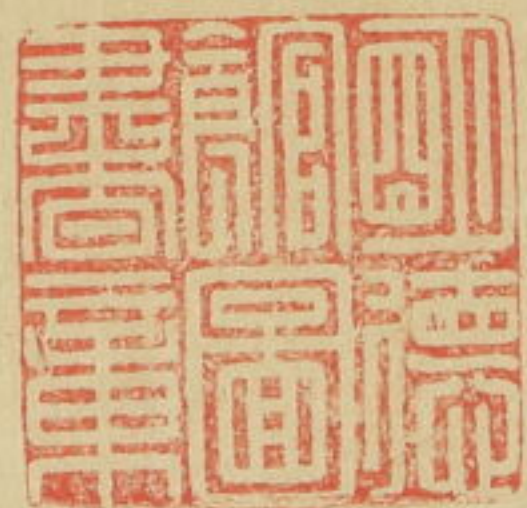


藝海珠塵

1 4  
1627  
53



門 4  
號 1627  
卷 53



海珠塵

匡謬正俗七

顏師古纂

反扶萬張衡西京賦云長廊廣廡連閣雲蔓開庭詭異

門千戶萬重闔幽闔轉相踰延望窈窕以徑廷眇不知

其所反是反有扶萬音矣今關中俗呼回還之反亦有

此音

禡張衡東京賦云祈禡禳災蓋謂求福而除禍耳案說

匡謬正俗七

匡謬正俗七

一

南匯 吳省蘭 泉之輯  
茶陵 譚德潤 汝膏校

大華圖書公司  
25 10.30  
陸人

文解字曰禡福也字林音戈余反字本作禡禡李善從讀為斯示從虎音斯從虎者故作禡耳今之讀者不識禡字義訓乃呼為神祇之祇云求神而卻災或改禡字為禘禘者祭名皆失之也

怠音有又云堅冰作於履霜尋木起於葉栽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初制於甚泰服者焉能改裁漢帝柏梁詩云日月星辰和四時梁王云駢駕四馬從梁來自斯已下同用一韻而執金吾云微道宮中禁墮怠又曹朔作後漢敬隱后頌述宋氏之先云實先契而佐唐湯受命而創基三宗儼以久饗盤庚儉而弗怠是怠懈之字通

有苔音矣

免左傳說晉討趙同趙括而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故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僻王賴先哲以免也蓋言三代亦有邪僻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難故得不危亡而歷祚長久今何得不思趙衰趙盾之功德而立後乎故晉侯立趙氏而反其田爾潘安仁西征賦云平失道而東遷繫二國而是祐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懋訓勉勵之勉既改左傳本文於義未為允愜

黃巷西征賦又云發閩鄉而警策愬黃巷以濟潼黃巷者蓋謂潼關之外深道如巷以其土色正黃故謂之黃巷爾過此長巷卽至潼關此巷是古昔以來東西大道年代經久車徒輻湊飛塵飄散所以極深隋帝惡其潛險恐有變故始移大道去巷逐高更開平路耳今其故跡猶存而說者不曉巷之意不知其處安在乃曰巷當爲巷音去權反解云今閩鄉西黃天原是按郭緣生述征記曰皇天塢在閩鄉東南或云衛太子始奔揮涕仰呼皇天百姓憐之因以名塢又戴延之西征記曰皇天固去九泉十五里據此而言黃天原本以塢固得名白

有解釋又在舊閩鄉潘生自秦之東不得先發閩鄉始拆黃卷也且閩鄉之側行道乃在乎平川非遡原也此爲穿鑿妄生意見且賦本千萬有作卷字者乎後生好奇乃輒改書本以卷易巷斯可正矣

隸齒又云懷夫蕭曹邴魏之相辛李衛霍之將自此已下歷道漢之名臣至於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皆美其立功于朝著名當時音鳳恭顯之任勢也乃薰灼四方震耀都鄙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此言王音王鳳宏恭石顯之徒無德而祿有穢彝倫身沒之後考其名行乃不得與蕭曹終賈之卒

徒奴隸齒潘生所以深鄙賤其人示貶抑之甚也後之  
讀者不詳其意但言不得與十餘公之屬爲齒乃謂隸  
齒爲齊等之義謝朓宣城郡詩曰羣龍難隸齒豈非僻  
謬按若但言音鳳恭顯不如蕭曹邴魏安足以明激勸  
乎且隸齒之言未爲典故安所取詳  
尸韓又云感市閭之敢并歎尸韓之舊處丞屬號而守  
闕入百身以納贖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之洽著按班  
書趙廣漢傳云廣漢下廷尉獄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  
人或言臣生無益于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  
民廣漢竟坐腰斬而韓延壽傳云延壽棄市吏民數千

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不忍拒逆  
人人爲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吏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  
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安仁論延壽之死所舉廣  
漢之請代則用事之不審蓋亦爲文之瑕類焉

彡髟潘安仁秋興賦云班鬢髟以承弁素髮颯以垂領  
讀者皆以髟爲杉音按許氏說文解字云彡毛飾畫之  
文也象形字林音山廉反此字旣訓形飾所以形及髟  
字並從彡說文解字解髟字云長髮焮焮也從彡字林  
音方周反此字旣指訓髮貌所以鬢髮之屬字皆從髟  
字安仁之辭正合義訓今讀秋興賦當音方周反不得

謂之多也初徐氏所定說文解字彭下音必凋反又幽二十七銜並收此字从方周切當讀若彪也  
奚斯詩魯頌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蓋言奚斯置造此廟而王延壽靈光殿賦云詩人之興感物而作故奚斯頌僖歌其路寢陳思王承露盤銘序云奚斯頌魯謂此詩為奚斯所作既無所據與本義乖矣  
假楚詞云聊假日以媮樂此言遭遇幽厄中心愁悶假延日月苟為娛耳今俗猶言假日度時故王粲云登茲樓以四望聊假日以消憂取此義也今之讀者不尋根本改假為暇失其意矣原其辭理豈閑暇之意乎

歌左貴嬪晉元后誄云內敷陰教外毗陽化綢繆庶政密勿夙夜恩從風翔澤隨雨播中外禔福遐邇詠歌皆云古賀反斯古之遺言也  
渚爾雅云小洲曰渚小渚曰沚此蓋水中之高處可居者耳詩云鴻飛遵渚言傍洲渚之間而劉孝標辨命論云三閭沈骸湘渚按屈原赴汨羅而死謂深水處非洲渚也  
河辨命論又云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按史記班書楚敗漢軍於睢上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本非河上  
去河遠矣

穰傳毅郊祀頌云飛紫烟以奕奕紛扶搖乎太清既歆  
祀而欣德降靈福之穰穰又張昶作華山堂闕碑銘云  
經之營之不日而成匪奢匪儉惟德是呈匪豐匪約惟  
禮是營虔恭禋祀黍稷惟馨神其萃止降福穰穰然則  
穰字亦當音而成反今關內閭里呼禾黍穰穰音猶然  
上今俗呼上下之上音盛按郭景純江賦云雹布餘糧  
星離沙鏡青綸競紉縵爭映紫菜熒畦以叢彼文選李善  
注紫菜菜綠苔髮髻乎研上石帆蒙龍以蓋嶼萍實時  
出而漂泳此則止有盛音也潘中伏激今俗呼激水箭音為吉躍反按張平子西京賦云翔

鳴仰而不逮況青鳥與黃雀伏櫺檻而頽聽聞雷霆之  
相激郭景純江賦云虎牙嶸豎以屹崒荆門闕竦而磐  
礴圓淵九迴以懸騰溢流雷响而電激駭浪暴灑驚波  
飛薄此則激字有吉躍音也潘中伏中古艷歌曰蘭草自生香生于大道傍十月鉤簾何云  
疑作起并在束薪中中之當反音張謂中央也猶呼音  
入耳今山東俗猶有此言蓋所由來遠矣  
免張正見韓信詩曰所悲雲夢澤偏傷狡兔情張詩之  
不養冠以自安按淮陰侯被執歎云狡兔死良犬烹今  
乃忠而被謗也云傷狡兔情斯不當矣

聲郭璞山海圖讚曰寓屬之才莫過於蝓雨則自懸塞  
鼻以尾厥形雖陋列象宗彝此則彝有上聲音也  
暴又云騰蛇配龍因霧而躍雖欲登天雲罷陸暴枝非  
所體難以久託此則暴曬之暴有薄音矣  
上又云單方赤文離精是炳旱則高翔鼓翼陽景集乃  
災流火不炎止斯則上有市郢反音矣  
幹筭幹盞柄也義亦訓轉聲類及字林並音管賈誼鵬  
鳥賦云幹流而遷張華勵志詩云大儀幹運皆轉也楚  
詞云筭維焉繫天極焉加此亦義與幹同字則爲筭故  
知幹筭二音不殊而近代流俗輒改爲揜揜音烏活反

實爲熒陋按陸士衡愍思賦云悲夫天地之驟邁運三  
儀以相幹遺朱光於濬谷靡傾蓋於歧坂時方至其倏  
忽歲旣去而晷晚以此驗之非指明矣  
賁賁字訓貸聲類及字林並音執古讀皆然而近代學  
者用劉昌宗周禮音輒讀賁字爲時夜反不知昌宗何  
所憑據其鄙俚之俗又讀爲賒皆非正也案說文解字  
云賒齧賁貸也此則二字本來不同斷可知矣又陸士  
衡大暮賦云撫崇塗而難停視危軌而將逝年彌去而  
漸適知茲倅之無賁競貞暉以鼓缶愍他人而自勵以  
此言之故知賁字爲勢音矣詁訓小學及前賢文章皆



相附會可以無惑說者又云漢書射陽侯劉纏功臣謂  
為黃陽侯所以為黃射同音耳余難之曰縣邑地名或  
有時代訛轉或有方俗語異何得一之令其別字同讀  
譬猶御宿之苑百官公卿表作御羞字揚雄傳作禦何  
本俱宿字解御羞者即云御膳珍羞所出釋禦宿者則  
曰池禦止宿之所此非漢書乎何以乖別如此今豈得  
便謂御禦同音羞宿一讀斯不然矣  
振許慎說文解字曰振舉救也諸史籍所云振給振貸  
其義皆同盡當為振字今人之作文書者以其事涉貨  
財輒改振為賑按說文解字云富也左思魏都賦云白

藏之藏富有無隄同賑大內控引世資此則訓不相干  
何得輒相混雜言振給振貸者並以其飢饉窮厄將就  
困斃故舉救之使得存云耳寧有富事乎

池氈或問云今之臥氈著裏施緣者何以呼為池氈答  
曰禮云魚躍拂池池者緣飾之名謂其形象水池也左  
太沖嬌女詩云衣被皆重池即其證也今人被頭別施  
帛為緣者猶謂之被池此氈亦有緣故得池名耳俗間  
不知根本競為異說或作禡持字皆非也

渴單問曰太原俗謂事不妥帖有可驚嗟為渴單何也  
答曰禮三年問曰至於燕爵猶有唯啁之類焉徐仙啁

音張流反噍音子由反此言燕雀見其儔類死亡悲痛  
驚愕相聚集吟噪也彼處士俗謂羣雀聚噪為雀啁音  
竹孝反此亦古之遺言故呼可驚之事為單爾

幾頭問曰山東俗新沐浴飲酒謂之幾頭此義何也答  
曰字當作譏音譏譏謂福祥也按禮云沐稷而饋梁髮  
希用象櫛進譏進羞工乃升歌鄭康成注云沐饋必進  
譏作樂盈氣也此謂新饋沐體虛故更進食飲而又加  
樂以自輔助致福祥也此蓋古之遺法也

怒音怒怒字古讀有二音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  
如祉亂庶遄已憂心殷殷念我士字我生不辰逢天憊

怒離騷云忽奔走以先後及先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  
中情反信讒而齎怒此則讀為上聲也詩云亦有兄弟  
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念彼其人瞻瞻懷顧豈  
不懷歸畏此譴怒此則讀為去聲也畧舉數條其例非  
一今山東河北人讀書但知怒有去聲不言本有二讀  
曾不尋究失其真矣

殿研問曰今俗謂人強忍堅抗為殿研上丁見反其義  
下五見反其義  
何也答曰殿者猶春秋殿師之意言其無所畏懼不退  
縮耳研者研摩抗拒與前人為敵或總言殿研

差或問曰今官曹文書科發士馬謂之為差差者何也

荅曰詩云既差我馬毛傳云差擇也蓋謂揀擇取強壯者今云差科取此義亦言揀擇取應行役者爾

兩量或問曰今人呼履舄屨屨之屬一具為一量於義何耶荅曰字當作兩詩云葛屨五兩者相偶之名屨之屬二乃成具故謂之兩兩音轉變故為量耳古者謂車一乘亦曰一兩詩云百兩御之是也今俗音訛往往呼為車若干量

章估或問曰今市井之人謂算科量度為章估有何義荅曰周書費誓云我商賚汝孔安國注云我則商度汝功賜與汝也徐仙音商章然則商字舊有章音所云章

估者即商估也謂度其貴賤當其大小所堪爾周官保氏有商助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轄

麻陽 田 錫齡 會英枝

匡謬正俗八

頤師古意

受授或問曰年壽之字北人讀作受音南人則作授音何者為是荅曰兩音並通按詩云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此即音受嵇康詩云頤神養壽散髮巖岫此即音授也

各出謂云... 者今云差科取此義亦言揀擇取應行役者...  
 兩量或問曰今人呼履屨屨之屬一具為一量於義  
 何耶答曰字當作兩詩云葛屨五兩者相偶之名屨之  
 屬二乃成具故謂之兩兩音轉變故為量耳古者謂車  
 一乘亦曰一兩詩云百兩御之是也今俗音謂律往呼  
 為車若干量  
 章估或問曰今市井之人謂算科量度為章估有何義  
 答曰周書費誓云我商賈汝孔安國注云我則商度汝  
 古音自商計也...

藝海珠塵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麻陽 田 錫齡 會英枝

匡謬正俗八

顏師古纂

受授或問曰年壽之字北人讀作受音南人則作授音  
 何者為是答曰兩音並通按詩云南山有栲北山有杻  
 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此卽音受嵇康詩云頤神養壽散  
 髮巖岫此卽音授也

西今俗呼東西之西音或為先按王延壽靈光殿賦云

朱柱黝儻于南北蘭芝婀娜于東西祥風翕習以颯灑  
激芳香而常芬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晉灼漢  
書音義反西爲灑是知西有先音也  
番或問曰今之宿衛人及于官曹上直皆呼爲番音翻  
于義何取荅曰按陳思王表云宿衛之人番休遞上此  
言以番次而歸休以番次而遞上字本爲幡文案從省  
故番耳

句鉤或問曰今之官書文按檢覆得失謂之爲句音搆  
何也荅曰字當作鉤今從徑易故省金耳簿領之法恐  
其事有枉曲月日稽延故別置主簿錄事專知覆檢其

訖了者卽以朱筆鉤之鉤字去聲故爲搆音爾原其根  
本以鉤音也

斃斃者仆也音與弊同殫斲者屈伸欲死之貌音斃  
字義旣別音亦不同今關中俗呼斃皆作夔音遂無爲  
弊讀者相與不悟

逢逢姓者蓋出于逢蒙之後讀當如其本字更無別音  
今之爲此姓者自稱乃與龐同音按德公士元所祖自  
別殊非伯陵尹父之裔不應弃其本姓混茲音讀乃猥  
云逢姓之逢與逢遇字別妄爲釋訓何所據乎

縣寰宇縣州縣字本作寰後借縣字爲之所以謂其字

者義訓繫著故許氏說文解縣字從果音諱亦或作炫  
西京賦云後宮不移樂不徙縣恣意所幸下輦成晏旣  
與寰同故有假借末代以縣代寰遂更造懸字下輒加  
心以爲分別按禮記云縣奔父縣子瑱二人姓氏音皆  
爲諱又天子宮縣諸侯軒縣諸如此類樂縣之字豈有  
心乎斯可明矣左太沖魏都賦云殷殷寰內此卽言字  
寰耳讀者不曉因爲別說讀之爲環則妄引環繞之義  
斯不當矣

苟苟者媮合之稱所以行無廉隅不存德義謂之苟且  
而今之流俗便謂無恥之人行類豬狗每爲方幅則呼

苟爲犬且更以戲弄爾

鄙人或問曰愚陋之人謂之鄙人何也荅曰本字作否  
否者蔽固不通之稱爾音與鄙同詩云嗚呼小子未知  
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臧者善也否者惡也故以相  
對書云否德忝帝位而司馬子長撰史記改否爲鄙以  
其言同故用鄙字自爾已來因曰鄙人又問曰鄙非邊  
鄙之謂邪美好者謂之都言習京華之典則醜陋者謂  
之鄙謂守下邑之愚蔽不其然歟荅曰非也都者自是  
閑美之稱詩曰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又云洵美且都楚  
辭云比德好閑習以都皆非上京之謂也曹劇云肉食

者鄙孔子曰鄙夫可以事君也與哉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漢武帝詔賢良曰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董仲舒對策曰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天楊惲云昆戎舊壤子弟貪鄙班孟堅云周勃爲布衣時鄙朴庸人曹大家女誡序云鄙人愚闇受性不敏皆非田野之謂也至如詩有都人士篇者此自別指都邑爾後文士論叙觀遊皆云都人士女直述其殷盛亦無繫于賢愚也蹈道則爲君子違義則爲小人豈必都邑之人皆能賢智邊鄙之士悉皆頑劣詳而言之則不通矣被塵或問曰今俗人云高被者何以謂下爲被有訓義

不荅曰左傳曰宮室卑庳音婢易曰智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音亦爲婢今呼被者此蓋庳聲之轉爾  
摹姑或問曰小兒羸病謂之摹姑何也荅曰此謂巫蠱爾轉爲摹姑此病未卽殞斃而煖煖不除有似巫祝厭蠱之狀故祭爾出之或云漢武帝末年多所禁忌巫蠱之罪遂及貴戚故其遺言徧于三輔至今以爲口實也何麼或問曰俗謂輕忽其事不甚精明爲何麼上力可反下莫可有何義訓荅曰莊子云長梧封人曰昔余爲禾而鹵莽之莽音莫古反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裂而報予郭象注曰鹵莽滅裂輕脫不盡其分

也今人所云鹵莽或云滅裂者義出於此但流俗語訛故為何麼耳

墓庫言命義門以此引證摹始亦甚無謂

骨鹿問曰俗謂鷓為骨鹿此語有何典故荅曰爾雅云鷓麋鷓然則鷓一名鷓今人云骨鹿者是鷓鹿耳以鹿配鷓者蓋象其鳴聲以呼之亦由于規蛸螻鷃鳴鷓鷓之類也今山東俗謂之鷓此亦象其鳴聲固知字並為鷓不得呼為骨傍輒加鳥者此字乃是鷓鷓不關鷓事也

歷底問曰諺云賊無歷底中道回謂內應導引為歷底何也荅曰按周禮有狄鞮氏掌譯蠻夷之言禮云五方

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此蓋謂譯導相因耳今言外人未相練悉不能來為賊盜因藉當家有人導引依其衝要孤虛故謂之狄鞮也俗語音訛變言歷底耳門限問曰俗謂門限為門蒨何也荅曰按爾雅曰秩謂之闕郭景純注曰門限也音切今言門蒨是秩聲之轉耳字宜為秩而作切音

替問曰新故交代謂之為替何也荅曰按爾雅云替廢也詩稱勿替引之傳云無替舊職皆謂不廢墜耳前人既廢後人代之故惣謂代為替近者俗人作髣髴字訛



舛妄改作頤人因以為替代之字相承行之尋問根源莫能解說武德中余忝中書舍人專掌綸誥于時中書令密國公平原封德彝亦性愛蒼雅留心文字詔勅宣行務合訓典舉余釐正大改違失因爾始為替代之字自茲已後莫不化焉頤字絕矣又鞞履之履說計自有反正文鞍下履脊義亦無異今既見替代字如此遂作替脊失其義旨此履非謂交代以替脊背較然可知矣樂石或問曰秦始皇嶧山刻石文云刻茲樂石樂石何也荅曰許慎說文解字曰磬樂石也樂石即磬也禹貢稱徐州嶧陽孤桐泗濱浮磬言泗水之濱有石可以為

磬蓋秦之所刻即是磬石近泗濱故謂之樂石爾所以獨嶧山之文以稱之他刻石文則無此語也而近代文士遂忽用碑碣之事蓋失之矣按山海經小華之山其陰多磬石郭氏傳可以為樂石禹貢梁州之貢亦有磬石不獨泗濱也嶧山刻石適用磬材但亦不可施之凡石耳山海經高山涇水出焉其中多磬石郭氏傳書曰泗濱浮磬是也又鳥危之山其陽多磬石享或問曰俗呼某人處為某享火剛反其義何也荅曰此是鄉聲之轉耳鄉者居也州鄉之鄉取此為義故子產有云毀於西鄉又向對之向古文典籍卒無向字尋其旨趣本因鄉字始有向音今之向字若於六書自是北牖耳詩云塞向墜戶是也

迴迴遠之迴今俗讀之音戶鑿反按潘岳西征賦云覽  
亡王之驕淫竄南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指日而  
比盛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遼迴以韻而言或有此  
音矣

上下苟爽與李膺書云舍館上下福祚曰新此蓋古來  
人士致書相問之常辭耳凡言上下者猶稱尊卑忽論  
也此類非一是以王逸少父子與人書每云上下數動  
靜上下咸安上者屬於尊親下者明謂子弟爲論及彼  
之尊上所以上字皆爲縣闕而江南士俗近相承與人  
言議及書翰往復皆指父母爲上下深不達其意耳

孟仲叔季元者始也孟者長也伯仲叔季亦以次序相  
承是以古人立名字多依此爲義理元將仲將元方季  
方孟丙仲壬孟堅仲叔伯符仲謀之類是也今流俗君  
子不思其義或兄弟四五同稱一仲昆季十數但連一  
叔失之遠矣

肩鉉者鼎之耳易稱金鉉玉鉉是也肩者關也禮云人  
戶奉局今之宮中猶呼門戶短關以關鈕者爲門局又  
左傳云楚人棼之脫肩莊周云唯恐緘滕肩鑄之不固  
皆謂鈕屈之內小關者爾而禮器有鼎肩者字或亦作  
鼎謂橫關之物以扛舉之耳所以貫鉉非卽鉉也而先

儒說者讀局爲鉉合作一物失之遠矣若謂鉉非鼎耳者易辭不應云黃耳金鉉據此而言非鼎明矣

示許氏說文解字解示字云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從二三垂日月星也蓋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所以禍福祿祥神祇之字皆從於示而周官古文所論神祇皆爲示字蓋古從省借耳今之學者不知示字本義便同福祥之屬字皆從示乃云祇旁立字此不究其源也

仇怨偶曰仇義與讐同嘗試之字義與曾同邀迎之字義與要同而音讀各異不相假借今之流俗徑讀仇爲

讐讀嘗爲曾讀邀爲要殊爲爽失若然者初字訓始宏字訓大淑字訓善亦可讀初爲始讀宏爲大讀淑爲善

邪

愈愈勝也故病差者言愈詩云政事愈蹙楚辭云不侵兮愈疏此愈並言漸就耳文史用之者皆取此意與病愈義同而江南近俗讀愈皆變爲踰關內學者遞相放習亦爲難解

舍舍字訓止訓息也人舍屋及星辰次舍其義皆同論語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止息耳莊周云百舍重趼謂在道多止息耳今人皆不言舍盡改音捨

違義借讀於理僻謬

飭飭者謹也敬也音與勅同字從食從力其修飾之字從巾書云飭天之命月令云飭喪紀考工記曰飭力以長地財謹按呂后詔稱高皇帝匡飭天下武帝詔稱飭躬齋精並是謹敬之義諸如此類文籍有用飭者其意皆同曲學之士不能詳別遂使書寫訛謬飾飭兩字混而爲一並食傍作芳縱或知有勅音止謂借飾爲飭耳全不辨者愒讀爲飾蓋大失之矣

陵遲蔡南問乾鑿度云王道陵遲何謂陵遲董勛荅曰舒疾有節禮云喪事雖遠不陵節是王道越於遲節言

教不行也按陵爲陵阜之陵而遲者遲遲微細削小之義今俗語猶然又遲卽夷也古者遲夷通用書稱遲任有言曰遲字音夷亦音遲淮南說馮夷河伯乃爲遲字史籍或言陵遲或言陵夷其義一也夷者平也言陵阜漸平喻王道弛替耳越於遲節曲而未允

獻左氏傳蔡南問北平侯始獻左氏傳北平侯從誰得之董勛荅曰諸奇書左傳周禮之屬悉從河間王所得也按許氏說文解字序云北平侯張蒼獻左氏春秋傳漢書張蒼本以客從高祖歷位諸侯相御史大夫蒼凡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孝文四年爲丞相百餘歲孝

景五年薨而河間獻王景帝之子校其年月不相及殆非獻王所得明矣  
禽或問易云失前禽唯謂鳥耶及其獸耶董勛荅曰凡鳥未孕者爲禽鳥獸通耳按言通是也未孕非也禽者取禽制於人不別孕與未孕禮云猩猩能言不離禽獸傳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豈論孕不孕乎又傳稱收禽挾囚漢高祖云此其所以爲我禽諸如此類皆屬於人亦取禽制之義豈又辨孕育哉爾雅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自是惣別飛走大名與禽制之義不相妨也

關雎蔡南問詩關雎尸鳩於今何鳥董勛荅曰舊說云關雎白鴈尸鳩鷓鴣未之審按關關和聲雎鳩王雎詩序惣撮句內二字以爲篇名耳不得卽呼雎鳩爲關雎也譬猶交交桑扈豈可便謂桑扈爲交桑乎于嗟乎騶虞豈可謂于騶耶問者混糅荅又不析俱失之矣  
殊死或問曰每見赦書或云殊死以下或云死罪以下爲有異否何謂殊死董勛荅曰殊異也死有異死者大逆族誅梟首斬腰易有焚如之刑也漢高帝初興之際死罪已下是爲異死者不赦也世祖始起赦殊死以下是謂異死者皆赦也按稱殊死絕死謂斬刑也春秋傳

曰斷其木而不殊班書韓延壽傳云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殊者訓絕而死有斬絞故或云殊死或云死但云死者絞縊刑也云殊死者身首分離死內之重也非取殊異爲名又漢高帝五年赦天下殊死已下何言不赦乎漢令云蠻夷有罪當殊之而應劭釋云殊之者死也義與誅同此說亦未盡理

抉目應劭風俗通義云吳王夫差大敗齊于艾陵還誅子胥取其身流之江抉其目東門曰使汝視越之人吳也按史記吳子胥傳吳世家及越絕等諸書子胥本諫夫差伐齊稱越之在吳心腹之疾越不爲沼吳其泯矣

齊之於我疥癬耳夫差不聽子胥曰嗟乎吳朝必生荆棘麋鹿遊于姑蘇之臺夫差旣敗齊師而還賜子胥劍以死子胥曰抉吾目著于東門以視越之人吳此是子胥知越必滅吳怨其言之不用耳夫差以不信其言故殺之寧有夫差肯自云越當入吳而令子胥目視此語謬矣

無恙又釋無恙云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人蟲也善食人心人每患若之凡相問曰無恙乎非謂疾也按爾雅云恙憂心也楚辭九辨云還及君之無恙此言及君之無憂豈謂不被蟲噬乎漢元帝詔貢禹曰今生有疾

何恙不已乃上疏乞骸骨此言病何憂不差而乞骸骨  
豈又被蟲食心耶凡言無恙謂無憂耳安得食人之蟲  
愬名恙乎

圈稱陳留風俗傳自序云圈公之後圈公爲秦博士避  
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卽位以圈公爲司徒自  
圈公至稱傳世十一按班書述四皓但有園公非圈公  
也公當秦之時避地而入商洛深山則不爲博士明矣  
又漢初不置司徒安得以圈公爲之乎且呼惠帝爲惠  
太子無意義孟舉之說實爲鄙野近代草萊末學之人  
多喜自撰家譜處置昭穆妄稱爵位至有云黃帝時爲

御史大夫周宣王時爲丞相漢光武時爲相州刺史不  
知本末轉相誑耀皆此類也又云呂伯成哀之時兄弟  
三人並爲丞相按班書紀傳及百官表成哀之時無丞  
相姓呂者而云兄弟三人爲之何所取哉斯謬甚多難  
以具舉

嬰與陶宏景注本草云蒲萄作酒云用其膠汁又說卽  
是江南嬰與恐如北土枳之類橘耳按蒲萄酒卽其多  
聚而釀之安得膠事嬰與蒲萄種類殊別江南自是蒲  
萄北土兼得嬰與斯則非一物明矣

稻秫稷本草有秫米稻米稷米三者並別出而體不同

陶宏景注秣米云此卽今人以作酒及糖者方藥不止用噍嚙以塗漆創及釀酒諸藥醪耳注稷米云道家方藥有俱用稻米秣米卽是兩物云稻米糠白如霜今江東無此皆通呼稷米爲稻米耳不知其色類復云何按本草所謂秣米者卽今之似黍米而粒小者耳其米亦堪作酒而不及黍所謂稻米者今稷米耳而陶公以稷爲秣不識稻是稷故說之不曉許氏說文解字曰秣稷杭者稻稌也沛國謂稻爲稌又急就篇云稻黍秣稷左太冲蜀都賦云稷稻漠漠益知稻卽稷共稷並出矣然後以稻是有芒之穀故於後通呼稷稷惣謂之稻孔子

曰食夫稻周官有稻人之職漢置稻米使者此並非指屬稻稷之一色所以後人混稷不知稻本是稷也沙苑本草云防風出沙苑川澤及邯鄲瑯琊上蔡陶宏景注云郡縣無名沙苑者按今同州沙苑之內猶有防風此乃古昔已來土宜所出故本草稱之耳自晉東徙區宇分崩揚越之地與三輔隔絕所以彼人不識沙苑陶公生長江南間有此惑乃於郡縣名求之竟不知處蓋亦尺有所短乎

苦菜本草云苦菜味苦名茶草一名游東生益州川谷及山陵旁陵冬不凋死陶公宏景注云疑此卽今茗茗



一名茶又令人不眠今陵冬不凋而嫌其止生益州益州乃有苦蕒耳桐君藥錄云苦菜三月生扶疎六月華從葉出八月實落根後生冬不枯今茗極似此按此苦菜卽詩人所稱誰謂荼苦荼音塗其狀全似苦蘆而細葉斷有白汁味極苦陵冬不凋桐君所說正得體狀近來諸人無識之者今吳蜀之俗謂苦菜首卽爾雅所謂藏黃蔕爾陶公雖知俗呼苦蕒爲苦菜而不識其苦菜之形以其一名茶乃將作茗巧說滋蔓祇增煩惑且本草說其主療疾病功力甚多茗草豈有此效乎倉米本草有陳廩米陶宏景注云此今久倉陳赤者下

條有梗米宏景又注云此卽今常所食米前陳廩米亦是此種以廩給軍人故曰廩耳按陳廩米正是陳倉米廩卽是倉其義無別陶公旣知已久入倉故謂之陳而不知呼倉爲廩改易本字妄以廩給爲名殊爲失理羹臠土叔師注楚辭招魂云有菜曰羹無菜曰臠案禮云羹之有菜者用棗其無菜者不用棗又蘋藻二物卽是羹羹之芼安在其無菜乎羹之與臠烹者以異齊調和不同非係於菜也今之膳者空菜不廢爲臠純肉亦得名羹皆取於舊名耳



事爲亘古未有至今百八十餘年學士大夫已罕有能  
頌述者我

皇上御筆書事刻入

御製文集中宣示天下而後共知

神功聖烈之巍巍卽漢光武之戰昆陽金太祖之戰護  
步塔岡舉不足道也迨定鼎中原後

聖祖仁皇帝平三逆所以安內平朔漠所以攘外億萬  
年久安長治之業實定於此亦以歷年久遠莫能得其  
詳至我

皇上平準夷回部拓地幾二萬里掃北漠而中原之尤

非漢戍已校尉唐四鎮北庭所可同日語兩金川地雖  
小而山險路阻攻討倍苦功績亦倍奇以及臺灣之役  
度兵於重漠之外不逾時而奏凱此固皆近事在人耳  
目間然僅從邸報中略識始事終事之大概而於戡討  
亂逆之

聖心決機制勝之

睿略均未能縷悉也幸

皇上頒發四庫全書於江浙之文匯文宗文瀾三閣內  
有前數件方略共四百六十四卷備載用兵始末俾留  
心掌故之士皆得叩閣而伏讀之仰見

聖主表揚

先烈訓勵詰戎垂示無極至意第卷帙繁多詣閣來者一時難於遍閱臣幸與文滙裝訂之役敬謹尋繹於

聖祖之平三逆平朔漠既得推究原委而我

皇上平準夷回部時臣正直軍機繕寫諭旨鈔錄奏

摺一切皆得與知其後從征緬甸又身在行間已而將

軍臣福阿桂自滇赴蜀討兩金川道經臣貴西官舍

論兵事夜分乃別黔蜀接壤軍中聲息旦夕得聞臺灣

之役臣又為督臣李侍堯延入幕府首尾一年餘始終

其事故於此數次用兵見聞較切征緬時曾卽軍中粗有記述餘未及隨事載筆也歸田後擬一一追敘而閱時已久年月件繁記憶不無稍誤今得方略以證前事益覺歷歷如繪用不揣冒昧節繁撮要各為述略一篇

總名目

皇朝武功紀盛使觀者易於披覽卽不能詣閣讀四庫書者亦皆曉然於我朝功烈之隆焉夫鋪張鴻臚揚厲偉績臣子職也臣舊史官也推

皇上宣示天下之意而演述之庶不蹈僭妄之罪所愧文筆舛陋無以發揚萬一實不勝愧汗云乾隆五十七

年壬子二月原任貴州貴西道前翰林院編修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臣趙翼謹識

平定三逆述略一

國朝定鼎中原將三十年因三逆之叛又用兵十年而後天下大定三逆者吳三桂耿精忠尚之信也

太宗文皇帝時明登州參將耿仲明隨副將孔有德航海來歸已而廣鹿島副將尚可喜亦降二人與有德皆遼人仲明則精忠祖可喜則之信父也時仲明封懷順王與恭順王有德同封可喜亦封智順王三桂山海衛人明末爲總兵官鎮山海關聞京師陷乞兵於我朝

適睿親王多爾袞兵至翁後遂降於軍前封平西王三人與有德皆隨大兵入關三桂西追流賊入蜀順治六年進封可喜平南王仲明靖南王使定廣東各率其部兵以行仲明道卒子繼茂襲與可喜同定廣東遂鎮其地後移駐福建繼茂卒精忠襲爵時定南王有德先戰死於粵西故平西平南靖南世稱三藩三藩中三桂功最多隨大兵定蜀定滇取永明王於緬甸平水西安氏皆與有勞故恩禮獨隆進封親王令統所部留鎮滇黔所屬文武官聽自選用又擢其部將王輔臣爲陝西提督李本深爲貴州提督吳之茂爲四川總兵馬寶爲雲

南總兵三桂鎮滇久僭擬踰制漸蓄異志日驕蹇精忠亦篤黠不法大爲閩人害惟可喜素恭順能恪守藩服聖祖仁皇帝以三桂可喜宣力有年年皆老且三藩分布半天下將成唐室方鎮之勢非久安計欲令釋兵還朝以全終始銷亂萌適可喜疏請乞骸骨率所部歸遼東乃特允其請此康熙十二年三月也三桂精忠不得已亦以是年七月疏請撤兵而實無行意三桂陰勒士馬禁遏郵傳并約結部將之在他省者精忠亦與相應和皆屢遷行期朝議分遣督勒宵陳一炳梁濬標赴諸藩與籌撤兵後事宜且趣之行於是十一月二十二

日三桂遂發兵反殺巡撫朱國治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以明年爲周元年僞號昭武李本深首應之雲貴總督甘文焜在貴陽聞變疾馳至鎮遠爲賊兵所圍自刎死有郎中黨務禮等在黔督辦三桂入京夫船疾馳至京上變湖廣總督蔡毓榮亦奏至詔削三桂官爵命順承郡王勒爾錦爲寧南靖寇大將軍貝勒察尼副之率師往荊州進討又以滇蜀接壤令西安將軍瓦爾喀赴蜀刑部尚書莫洛經略陝西軍事粵西地近貴州則以有德壻孫延齡爲將軍鎮之又命前鋒統領碩岱先進據常德以遏賊鋒兵未至而賊已逼清浪以

小除夕陷沅州總兵崔世祿被執巡撫盧震棄長沙奔岳州十三年正月賊至常德原任提督楊遇明寓居城中爲內應常德亦陷提督桑格援兵至不得入退還澧州澧州已應賊長沙副將黃正卿參將陳武衡又以長沙降賊四川巡撫羅森提督鄭蛟麟總兵譚洪吳之茂亦叛全蜀皆失二月孫延齡又反於廣西殺都統王永年執巡撫馬雄鎮據有桂林平樂三月賊兵至岳州參將李國棟應之岳州亦陷耿精忠亦以是月反給執總督范承謨幽之民舍巡撫劉秉政降之是時三桂蓄力已久天下皆震其威聲自首舉事親至常澧督戰兵鋒

甚銳是以四方響應雲南貴州四川湖南廣西福建相繼失人心皆動搖幸 廟謨鎮定先事布置旣命勒爾錦等赴荆瓦爾喀等赴蜀而武昌南昌河南安慶江寧諸處先後遣重兵鎮守又駐兵於兗州太原以備應援楚警則調安慶兵援楚而兗州兵移安慶又調兵駐兗州以繼之蜀警則調西安兵援蜀而太原兵移西安又調兵駐太原以繼之遇有徵發絡繹奔赴不淹旬月故叛亂相尋終獲戡定皆用此法也而京師先有楊起隆之變起隆者市井無賴僞稱朱三太子布其黨李株等糾約滿洲各官家奴期以十三年元旦入朝時各殺其

主卽以主之官官之鑲黃旗監生郎廷樞家奴夜醉漏  
言廷樞聞之急上變遂捕得林等二百餘人誅之王大  
臣并奏誅三桂子孫之官於京師者乃戮其子應熊及  
孫世霖以淨根葉起隆尊亦捕得伏誅京師訛言始息  
未幾察哈爾又蠢動時方調邊外各蒙古兵察哈爾右  
翼王子布爾尼謀拒命他部多視爲向背

上聞之立命大學士圖海率滿洲兵三千疾馳往及其  
未發殲之於是諸蒙古帖復無後顧憂得專力南征矣  
而其時反者不特三桂延齡精忠也又有襄陽總兵楊  
來嘉叛於穀城河北總兵蔡祿叛於懷慶江西則饒州

兵變餘千賊蜂起騷及江南之徽州別賊陷湖口彭澤  
江南之池州亦有賊竊發

上以賊渠乃三桂也三桂滅則諸賊自散趣察尼分兵  
急攻岳州僞將軍吳應麒據守堅不可拔乃又命貝勒  
尚善爲安遠靖寇大將軍貝子彰泰副之專攻岳其餘  
諸省則以貝勒洞鄂爲定西大將軍與莫洛由陝勦蜀  
康親王傑書爲奉命大將軍由浙勦閩孫延齡之叛提  
督馬雄亦以柳州降賊則命尚可喜及總督金光祖勦  
禦而以安親王岳樂爲定遠平寇大將軍繼之分遣甫  
定忽又有王輔臣之變輔臣本姜瓖部校瓖反時殺瓖



來降擢侍衛從大兵定湖南入黔滇隸三桂部下久擢  
至今官三桂初反時誘以偽劄輔臣令其子繼禎入京  
呈首

上嘉之特給世職并繼禎四品官尋又陰通三桂至是  
從莫洛進寧羌忽反兵攻莫洛戕之遂回平涼據守此  
皆十三年事也十四年秦州蘭州鞏昌定邊靖邊臨洮  
慶陽綏德延安相繼失時三桂散偽劄各路煽誘給輔  
臣軍資數十萬又令賊將王屏藩吳之茂等出蜀肆擾  
故所在響應惟提督張勇總兵孫思克王進寶陳福不  
從陝省得不全陷已而諸將先後復秦蘭延鞏諸郡獨

輔臣據平涼悉其精銳依山結壘勢張甚三桂親至松  
滋遙與相倚將入犯彝陵荊州我湖南諸將方奉命  
進兵岳州長沙以分賊勢而吳應麒於岳州城外浚濠  
三重設陷坑木椿守益固長沙則賊將馬寶來援亦堅  
拒不下諸將皆不能尺寸進耿精忠既據全閩又遣賊  
陷浙之温州黃巖處州及江西之建昌撫州廣信諸郡  
廣東潮州總兵劉進忠碣石總兵苗之秀亦與通潮惠  
並失時杭州將軍賴塔總督李之芳以兵扼衢州賊不  
得過衢而陸路有偽都督曾養性偽將軍祖宏勳等連  
屯二十五營於長石嶺諸處水路則有偽都督朱飛熊

張萬恭許英等率水賊萬餘舟三百分泊於小梁山諸處浙東危甚傑書大兵至亦觀望不敢進屢奉詔趣督始進兵瑪哈達復處州傅拉塔復黃巖而温州爲會養性踞守迄不下江西之地精忠旣陷其東數郡三桂又遣僞總督黃乃忠等合兵數萬自萍鄉窺袁州西路亦告急先是

上以江西賊衆命岳樂停往粵西留江西辦賊至是以簡親王喇布爲揚威大將軍自江南移江西代之趣岳樂進兵長沙岳樂畏三桂凶燄而閩事差易藉手也已率兵復建昌令額楚復廣信希爾根復饒州欲由江西

入閩辦賊

上不許趣赴長沙益急此十四年事也計此二年中叛變四起秦蜀楚粵閩浙如鼎沸選將調兵轉餉日不暇給自古藩鎮之亂未有甚於是時者十五年春以洞鄂等屯兵平涼久不克命圖海爲撫遠大將軍往莅師三桂方遣王屏藩出漢中譚洪出西河吳之茂出單家河合犯秦州爲輔臣聲援并令雲南土司總兵陸道清率猓猓入平涼助守圖海至督諸將一戰大敗賊於平涼城下輔臣懼遂率僞巡撫陳彭僞總兵周揚名王好問及陸道清等降王屏藩等遁自是秦省略定會閩賊耿

繼祚再入建昌肆焚掠忽棄營去  
上知閩中必有海寇入故撤兵自救乃趣傑書賴塔速  
進兵敗偽將軍馬九玉於衢河西敗偽總兵林福於大  
溪灘乘勝復江山縣至仙霞關偽將金應虎獻關遂長  
驅入浦城建陽建寧相繼下曾養性聞之亦以温州降  
大兵抵延平精忠大懼先遣其子顯祚繳送偽印師至  
福州率所屬文武出降於是閩浙亦定時東西兩巨寇  
既降乃得以全力辦三桂初三桂因王輔臣之變欲由  
秦蜀入犯及輔臣反正圖海等守陝無隙可乘而岳樂  
已由袁州進兵長沙三桂乃使胡國柱入長沙固守馬

寶營城外爲犄角而親率兵自松滋來屯嶽麓山盡調  
夔陵南漳諸賊楊來嘉洪福等至合力抗拒別使偽將  
軍高大節率衆數萬圍吉安以梗入粵之路陰結尚之  
信授爲招討大將軍之信遂反遣人禁其父可喜於私  
第率藩下人易旗改服擊將軍舒恕於省城恕引兵出  
走副都統莽依圖自肇慶突圍出總督金光祖巡撫佟  
養鉅皆降之韶州南雄相繼陷舒恕等走南安南安又  
陷乃守贛州孫延齡馬雄皆助三桂遣兵寇江西高大  
節已破吉安入城守

上預知賊不得逞於秦必力保湖南拒守乃趣勒爾錦

察尼尚善等分路進兵勒爾錦敗賊於虎渡口察尼敗賊於太平街尚善遣舟師入洞庭克復君山已而勒爾錦等再戰不利引還尚善舟師亦未能斷賊餉道又詔將軍穆占爲征南將軍自陝率滿洲兵及輔臣降兵至荊州并選荊州兵之精銳者率以助攻長沙賊方擾醴陵萍鄉欲斷岳樂後路喇布自江西分兵禦之賊之陷吉安者將軍哈爾噶齊等圍之此十五年事也十六年春吉安賊遁莽依圖乃進兵南安原任提督巖自明以城降賊黨郭義亦遁我師遂踰嶺克南雄直至韶州有僞監軍道傅宏烈先以書來謂大兵速進廣東則廣

西一省宏烈可以一面當之至是來迎於韶尚之信聞大兵入粵先遣其弟之瑛迎降金光祖亦自肇慶至時可喜已歿命之信仍襲其父爵之信以書招原任高州總兵祖澤清澤清亦以高雷廉三郡降原任瓊州總兵佟國卿亦以瓊州降於是廣東粗定耿精忠之歸順也

上命率其藩下兵隨征海寇時海寇鄭錦連陷汀漳興泉邵武諸郡我兵以次收復劉進忠苗之秀亦以潮州碣石來歸錦部將劉國軒在惠州揚帆去於是海寇亦稍靖精忠以海寇平奏請入京服罪其屬下徐朝弼等

首告精忠雖歸降仍遣王進功通海寇與劉進忠結腹  
心藏黑鉛於王昇家欲俟大兵旋日再作亂將降之前  
三日殺范承謨以滅口又遣王子玉至三桂處乞援  
上命議政王等按其事皆實凌遲處死於是閩逆之局  
亦結三桂既失輔臣精忠之信等援勢漸孤乃爲畫地  
死守計以衡州爲僞都自長沙移居之聯絡孫延齡馬  
雄等爲肘腋助時岳樂攻長沙穆占及喇布攻衡永皆  
未克賊增兵自宜章樂昌悉力來拒尚之信雖已反正  
仍與三桂通三桂陰援之遣胡國柱馬寶再犯韶州額  
楚與之大戰莽依圖出城夾擊賊始遁此十六年事也

十七年穆占進復郴州桂陽興寧宜章諸處又招降僞  
總兵王商等僞將軍林興珠詣尚善降賊乃盡銳逼永  
興而我軍都統伊里布戰歿再戰副都統哈克三又歿  
碩岱宐思孝營壘悉被衝賊據之環攻永興碩岱等入  
城死守喇布不敢救穆占遣布舒庫尼雅漢來援亦不  
敢進賊三面攻圍自八月二日至二十日晝夜不息城  
壞於礮以竹篾布囊盛土補之且築且戰瀕危者屢矣  
二十一日賊忽拔營去乃三桂已死諸賊皆赴衡州故  
也三桂初病有犬登其案而嗥已而膈噎症益劇又下  
痢遂於是月十七日死賊黨吳國貴夏國相祕不發喪

潛調永興諸賊胡國柱等至仍謀拒守時尚善已歿於岳州以察尼爲安遠大將軍赴岳統其軍先是林興珠之降也謂岳城糧皆取給於常德而我舟師僅營於君山賊之往來如故也宜分泊於香爐峽諸處并立陸營於九貴山以斷長沙衡州之路賊可坐困

上是之命察尼如其法以困岳水陸之圍始密賊將杜輝潛遣人來約降事泄爲吳應麒絞死城中糧日乏我兵乃急攻之十八年正月僞總兵王度冲陳珀降應麒棄城遁官兵遂復岳州岳州旣復長沙震恐賊將皆棄城去我師由長沙進衡州吳國貴夏國相等亦遁我師

人衡州追敗國貴於永州復其城國貴尋踞武岡與胡國柱死守林興珠奮擊敗之國貴中礮死餘賊遁彰泰又追敗之遂復武岡喇布遣提督趙賴取寶慶寶慶亦復時勒爾錦等在荊州亦渡江勦賊賊已潰所過松滋枝江宜都諸縣皆下并復澧州僞將軍洪福以舟師降貝子準達進常德賊已焚廬舍舟楫去而三桂孫世璠在雲南已僭卽僞位勒爾錦等奏胡國柱在辰龍關吳應麒在辰州以木石塞隘口跨路立五營山路險惡止行一馬其陡絕處徒步亦難上

上切責之乃命察尼辦澧州以南軍事勒爾錦辦荆岳

纂襄軍事以岳樂勤勞久命率大兵之半還京以彰泰  
爲定遠平寇大將軍代之進取雲貴此由湖南入滇黔  
之師也先是十六年傅宏烈之降授爲廣西巡撫撫蠻  
滅寇將軍令募兵進取廣西莽依圖額楚旣敗賊於韶  
命額楚守韶莽依圖隨宏烈後繼進會馬雄與孫延齡  
交惡治兵相攻宏烈等遂乘機進克梧州招潯州鬱林  
皆下之直抵平樂延齡已爲吳世琮殺死世琮水陸來  
犯宏烈等戰不利引兵退十七年戰於賀戰於藤又敗  
賊直逼梧州是時三桂已死而世琮在廣西轉猖獗十  
八年正月宏烈莽依圖率死士奮擊大敗賊始復潯州

馬雄已死其子承廕率僞將齊人龍等降世琮圍之於  
南寧承廕守頗力莽依圖進敗賊於新村世琮負傷走  
南寧圍解并復太平府命莽依圖卽由南寧進雲南宏  
烈亦請由慶遠進雲南

上壯其志以喇布代守桂林聽宏烈進師十九年承廕  
又給殺宏烈以叛粵地再擾於是命駐守潮州之將軍  
賴塔帥師守廣東初尚之信雖降仍懷兩端趣其援宐  
章援韶州援梧州皆托故不行三桂死始聽調從征廣  
西至是之信護衛張永祥張士選赴京首其謀叛事  
上命侍郎宐昌阿以巡海爲名赴粵密按其狀部將王

國棟證之事皆實宜昌阿密檄金光祖執之信於武宣  
之信弟之節等在省城聞變殺國棟欲爲亂賴塔以兵  
圍其第皆就擒之信尋伏誅粵東得不擾會莽依圖疾  
歿於軍乃命賴塔爲大將軍代莽依圖進取雲南此由  
粵入滇之師也諸將之在秦省者自平王輔臣後以秦  
民勞敝暫停進蜀及三桂死 詔圖海進京面授機宜  
始議進兵諸將張勇孫思克猶請俟時惟提督趙良棟  
王進寶請身任其事十八年十月進寶復鳳縣克武關  
擒僞總兵羅朝興直抵漢中王屏藩遁我兵分三路趨  
保寧十九年正月賊二萬餘來拒進寶大敗之追至錦

屏山賊營於城外我兵奪橋而進遂克保寧王屏藩及  
僞將軍陳君極自經死生擒吳之茂等乘勝至順慶順  
慶亦復趙良棟之分路進蜀也先遣兵復徽州由略陽  
進克陽平關十九年正月從白水壩渡江龍安府僞總  
兵姜應熊降遂復龍安至明月江賊斷橋拒守良棟趨  
兵浮渡令總兵王進才等分兩路取成都自率大兵繼  
進僞將軍汪文元降於綿竹至成都僞巡撫張文德率  
文武出降遂復成都圖海亦以是時復興安府楊來嘉  
尚擾夔巫間提督徐治都擊敗之於巫山來嘉遁夔州  
亦復譚洪率所部降將軍烏丹克重慶彭時亨亦降趙



夏棟敗胡國柱於建昌遂率兵進雲南此由蜀入滇之師也時察尼在湖南已克辰龍關進取辰州總督蔡毓榮又復銅仁府及麻陽縣於是命彰泰速進雲貴其滿兵無馬者撤之令察尼率以還京勒爾錦傑書亦先後撤兵還圖海率王輔臣還輔臣至陝西自縊死八月彰泰蔡毓榮自沅州進十月克鎮遠府偏橋平越龍里以次收復抵貴陽吳應麒先遁遂復貴陽遣提督桑額據雞公背鐵索橋諸險招李本深降之其餘安順石阡等府相繼下貴州悉定會賴塔自廣西進兵亦屢捷二十年正月朔抵安籠所敗偽將軍何繼祖於石門坎遂復

安籠繼祖遁去合偽將軍詹養等率數萬衆陣於黃草壩列鹿角挨牌驅象助戰二月二日我兵自卯戰至晡大敗其衆奪二十二營生擒詹養玉有功等獲象馬無算二十一日彰泰賴塔兩路兵遂會於曲靖整隊合進屯雲南省城十里外之歸化寺送酋吳世璠遣偽將軍胡國柄劉起龍黃明等率賊數萬來拒我兵大敗之陣斬國柄起龍追殺至城下掘長濠困之而趙良棟之師亦自蜀至圍益密先是賊因官兵進勦欲分我兵力遣胡國柱夏國相馬寶等分陷建昌敘州永寧馬湖諸處又嗾譚洪彭時亨再叛擾夔巫間至是世璠以省城危

急調諸賊回救

上預敕諸將各路追躡弗令得至省城於是諸將奮擊遂無一得至省者偽將軍韓天福與土司那天鳳縛偽總兵王來吉以武定降穆占敗偽將軍楊應選於平遠遣人招之亦降偽定遠大將軍張國柱偽總兵徐衷明李三彬羅文獻郭壯興范應泰各率所部降偽將軍李發美舉首世璠所與達賴喇嘛書以麗江鶴慶二府降譚洪已死其子天祕亦降馬寶遁於楚雄衆盡潰與偽將軍巴養元偕降

上命械寶至京磔之雲南省城有潛出降者謂世璠勢

已蹙惟堅守待外援十月八日彰泰等遂合楚粵蜀諸路兵并力環攻連日夕不息二十八日偽將軍線絨吳國柱吳世吉原任都統何進忠林天擎等謀執世璠及郭壯圖以獻世璠聞變自殺壯圖及子宗汾亦自殺二十九日線絨等開門降遂擒偽大學士方光琛等磔之戮世璠尸傳首京師夏國相竄於廣南尋亦來降彰泰以其爲三桂婿送京師伏誅胡國柱遁於雲龍州度不能脫自縊死其餘偽文武官皆降雲南底定

上乃盡撤滇粵閩藩下兵歸京師贈卹殉節諸臣甘文焜范承謨朱國治馬雄鎮傅宏烈等分別諸將功罪黜

陟之其滿洲兵出征時貸子錢治裝者發帑代之償大赦天下與民休息從此內地不復用兵億萬年丕丕基定於此矣

敬惟我國家武功之盛懿燦千古而所以靖反側開治平尤莫如平定三逆之舉蓋國初

據巖疆擁強兵皆樂於威福自擅一旦欲撤之使歸必非其所願而不撤則又將成方鎮分據之勢日久愈不可制止昔人所謂召則反速而禍小不召則反遲而禍大也然反速禍小亦有

非可概論者是時我國家定鼎纔三十年西南陲之入板圖并未及三十年人心猶未寧一而三藩分駐滇黔閩粵幾半天下又非如唐時河朔三鎮之僅據燕趙千里之地也吳三桂在諸藩中尤雄狡陰蓄異志播流言結死黨以虛聲煽天下天下皆震其威一舉事未有不響應者是非廟堂有必勝之策輕率下詔將一發難收無以善後故當時諸王大臣皆不敢專主撤藩各有兩議以上我

聖祖仁皇帝年方二十餘獨內斷於心毅然撤之不疑

詔一下而三桂果反反而諸藩果相繼起加以孫延齡王輔臣之助逆察哈爾之叡擾幾於東西南北在在鼎沸而廟謨鎮定不動聲色卒能以次削平開一統無外之治後之論者但仰神功聖烈之巍巍謂有天授非人力可及今得平定三逆方略讀之而後知當日不得已用兵之苦心與夫應變靖亂之長策遠慮蓋夙夜焦勞者凡七八年始克者定而非輕付一擲以倖成也當撤藩之始固默計與朝兵力足以制叛而有餘而初未嘗懼以威也詔諭諄懃開誠宣示無非

欲延恩於弗替銷亂於未萌使諸藩知順逆釋兵歸朝析圭擔爵傳及後裔豈非旂常帶礪之盛事乃狂悖失計輒敢連衡拒命

聖祖始遣將出師以伸國法然猶擴如天之度許以自新凡賊黨之自拔來歸者悉仍其官位坦懷待之蓋力既足以制其死命而恩又足以開其生路故輔臣及精忠之信等雖已罪不勝誅猶恃遁死之詔回面自投不待窮極兵勢而後取之此息事寧人之出於至誠使叛賊亦知感悔早可省兵力十之二三也諸將之討逆也視劇賊

所在率逡巡不敢進徒藉手於一城一邑以報  
塞

聖主灼見其情趣諸將舍賊黨而專力渠魁兵少增兵  
餉少增餉故王耿二逆終至力屈歸命又以三  
桂爲諸叛之首三桂滅則諸叛易討特宿重兵  
於荆岳長沙以扼其要害賊鋒雖銳終不能出  
湖南一步後卒由此進兵收功此勝算獨操所  
由制勝於萬里之外者也自用兵以來僅戮一  
不救上帥之偏裨以徇於軍而未嘗殺一大將  
卽諸統兵者之斤斤畫地自守經年累月屢催

不進律以老師糜餉之罪萬無可辭猶僅下詔  
嚴飭交王大臣議奏終責以後效而不遽加斥  
革蓋其時漢人旣不可信漢軍亦多有與諸藩  
同氣類者所恃惟宗室王公及滿洲大臣故訓  
之勵之終不得已而用之此更用之苦棄過  
錄功而卒收孟明之效者也統計康熙十二年  
至十七八年軍事旁午宏濟艱難聽鈴索之撼  
聲警銅鐻之投響古聖王自朝至於日中旰不  
遑暇食殆無以過之自三逆殄而內地不復用  
兵迄於今承平百餘年矣當日戰爭之地久長

桑麻無復斷鏃折戟之遺跡問之故老亦莫有能記討逆舊事者閭井寡如白首不見兵革人但謂生長太平得享此熙恬之福也而豈知皆我

聖祖宵衣旰食圖寧求莫之所留貽也哉

平定朔漠述略二

厄魯特準噶爾者本元阿魯台部其後聲訛為厄魯特國初時其酋顧實汗嘗遣使通貢後有噶爾丹者出自北厄魯特漸強盛自立為汗侵掠其鄰喀爾喀部喀爾喀故有二汗左翼號土謝圖汗右翼號車臣汗其地在

我四十九旗蒙古之北與準噶爾接壤至是為所侵擾勢不支康熙二十七年二汗全部來降

聖祖仁皇帝受而賑撫之遣使諭噶爾丹息兵以靖兩國噶爾丹佯應命而阻兵如故喀爾喀不敢游牧於故地避入我邊境二十九年

上命尚書阿爾尼備邊會厄魯特驅掠喀爾喀人畜過阿爾尼以蒙古兵擊之而令喀爾喀奪還所掠喀爾喀務爭取陣遂亂厄魯特因而乘之我兵反為所敗乃以裕親王福全為撫遠大將軍恭親王常寧為安北大將軍由師至烏闐布通大敗其眾噶爾丹始以書來乞和

然弗峻也其兄子策妄阿拉布坦亦爲所凌虐嘗遣間使來附

上遣使報之至哈密爲厄魯特所害詔索其害使臣者噶爾丹不應二十三年約其來會盟亦不報而擾喀爾喀益甚

上念喀爾喀爲我外藩不庇之使安游牧勢將以近邊蒙古地處之則蒙古生計亦受害自非大創噶爾丹不可乃決計用兵又恐我兵至而敵先遁也三十四年土謝圖親王沙津來覲於木蘭具言噶爾丹約其爲內應將入犯

上命沙津僞與相結誘其兵來是秋噶爾丹果掠喀爾喀之納木札爾陀音所部駐兵於土喇及克魯倫河之間自秋徂冬不去我朝三遣使往皆爲所辱令使者步行歸三十五年春乃兩路出師

上親統六師向克魯倫河進發命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率將軍孫思克總兵康調元等向土喇進發預刻時日約東西夾攻途次有傳噶爾丹率兵三萬又借俄羅斯兵六萬來者內大臣索額圖大學士伊桑阿奏請迴鑾

上方斥之四月下旬至西巴爾台探知噶爾丹尚在克

魯倫河而費揚古兵至何處尚未奏到隨行王大臣有謂宜俟費揚古兵至夾擊者有謂宜先遣使噶爾丹告以御駕親來者有謂不必俟費揚古兵亦不必遣使噶爾丹即當出其不意直前突擊者五月四日至拖陵乃遣使噶爾丹明告以六師親莅并以所獲之厄魯特俄齊爾偕往噶爾丹初不信謂

中華皇帝不在京城享安樂而陟此沙漠乎及問之俄齊爾具述黃幄幔城等物乃大驚親上孟納爾山竊觀我兵隊伍嚴整士馬精強不復敢戰聞我西路兵已過土喇謂其下曰北路兵不可擊且擊西路遂乘夜遁閱

五日

上至克魯倫河方意其扼河相拒而河岸已無一帳矣火兵追三日不及乃簡輕騎命內大臣馬思喀速追十三日

上迴鑾是日費揚古兵已至昭莫多探知噶爾丹在特勒克濟相距僅二十里遣領岱以少兵誘之孫思克陣於東占高阜以臨之康調元陣於西兵皆下馬步列以待噶爾丹果以萬眾來我軍鳥槍弓矢齊發騰牌兵繼之每進輒以拒馬木擁於後示必死無退避自未至西戰數十合敵將敗我軍鳴角齊上馬蹂之敵遂大奔追



殺三十餘里斬數千級生擒數百人牛二萬餘羊四萬餘軍資器械無算噶爾丹之妻阿奴喀通亦死於亂兵其他台吉宰桑陣歿者不可數計投費揚古軍者二千餘人投馬思喀軍者五百餘人

上回蹕至塔爾奇捷奏至凡喀爾喀王公台吉以及老幼男婦無不泥首膜拜謂

聖主安輯我喀爾喀不惜士馬芻糧且親履沙磧以懲此凶醜我喀爾喀從此得仰父俯子矣六月駕回京噶爾丹既敗後牲畜盡失無可資生與諸台吉會於塔米爾噶爾丹欲往翁金丹濟喇欲往阿爾台阿賴卜

灘及丹津俄木布欲往俄羅斯邊境皆無定議已而丹津俄木布之人有盜噶爾丹部內羊馬者噶爾丹責令還原主遂有隙丹津俄木布旋叛去惟丹濟喇及阿賴卜灘尚隨之又有諾顏格隆及吳爾占扎卜等亦率其屬以從然所屬各不過千人少僅數百人

上欲乘勢遂滅之秋九月駕再發京師往歸化城經理其事檄諭青海諸台吉協擒噶爾丹論策妄阿拉布坦亦如之又多遣間使招其黨與時噶爾丹欲掠喀爾喀之出邊游牧者聞有備遂不敢翁金有我軍所餘糧噶爾丹欲資以度冬使丹濟喇來劫適我副都統祖良

壁護糧歸途次賊突出我護糧兵不及甲卽與戰良壁以殿後兵繼之前行兵又回鬪遂大敗去其遣往達賴賴嘛之使人喇克巴過青海又爲我副都統阿南達所擒有台吉阿玉奇及額爾克巴圖皆承檄與策妄阿拉布坦會於阿爾台約共擒噶爾丹自効噶爾丹聞之遂向白格爾西去十二月 駕回京三十六年春噶爾丹之子塞卜騰巴爾珠爾捕獸於巴爾思庫兒我哈密回目都拉達爾罕遣子郭帕擊擒之俘送京師二月上又啟鑾往寧夏時噶爾丹竄於薩克薩呼里克資野獸以給然迄無降意我員外郎博什希筆帖式常受奉

命往諭之噶爾丹遣人取書去閱數日見使臣於野傳語數言而去其倔強如故也薩克薩呼里克獸已盡勢益蹙一日與諸台吉飲於諾顏格隆家吳爾占扎卜出怨言謂此地獸已盡矣如願降中國則往投否則宜另爲計今爲爾一人致四部厄魯特七旗喀爾喀皆破壞尚何所圖也諾顏格隆以酒和解之而其下多攜貳阿賴卜灘亦與丹津俄木布往投策妄阿拉布坦囑我使臣代奏并遣間使入覲丹濟喇亦先輸情於我使臣噶爾丹召之丹濟喇曰既有程布臧布矣召我何爲遂不赴又有台吉阿喇兒拜及拉思倫博羅齊等與噶爾丹

相距或半日程或一二日程皆偃塞不用命  
上至寧夏趨白塔方臨黃河發大兵起行適費揚古奏  
至噶爾丹已於三月十三日死矣傳聞謀食無資部眾  
盡潰故仰藥自盡也丹濟喇攜其屍及其女鍾濟海來  
降途次爲策妄阿拉布坦奪去丹濟喇自率所部降阿  
賴卜灘亦降已而策妄阿拉布坦遣人獻噶爾丹之屍  
及鍾濟海至京於是朔漠大定喀爾喀得安游牧至今  
百餘年氈帳滿野數百萬眾無不得所皆我  
聖祖三駕親征所以奠安而衽席之也尋授塞卜騰巴  
爾珠爾爲一等侍衛鍾濟海至命與同居使侍衛沙克

都爾娶之尤見格外矜宥之仁云

藝海珠塵

商滙 吳 省端 泉之輯

嘉興 陳 光鑿 金士棧

皇朝武功紀盛二

趙 翼纂

平定準噶爾前編述畧

自策妄阿拉布坦獻噶爾丹之屍及鍾濟海

聖祖仁皇帝嘉其恭順恩賚有加無何狼子野心漸狂

悖承噶爾丹潰敗之後收其餘衆哀集孳育日益以強

康熙五十四年來擾哈密我駐防哈密之游擊潘至善

拒之肅州總兵路振聲出兵應援敵始去自是我朝  
常發兵備邊五十六年以內大臣傅爾丹爲振武將軍  
駐阿爾台尙書富寧安爲靖逆將軍駐巴里坤散秩大  
臣祁里德爲協理將軍駐西路策應是年冬策妄阿拉  
布坦遣小策零敦多卜侵西藏藏中酋長曰拉藏汗與  
達賴喇嘛及班禪額爾得尼退守布達賴五十七年命  
侍衛色楞率西寧兵會同青海土台吉等進援總督額  
倫特繼之未至而拉藏汗已爲敵所殺額倫特敗敵於  
齊諾郭勒色楞敗敵於喀喇烏蘇等合兵進勦八月朔  
日敵大至額倫特中槍殞我師敗績乃命皇子允禩

爲撫遠大將軍率重兵駐西寧五十八年分遣平逆將  
軍延信由青海定西將軍噶爾弼由打箭爐兩路進兵  
收復藏地傅爾丹富寧安祁里德等亦由西北兩路襲  
擊以分敵勢富寧安至闢展降回衆三百餘至土魯番  
降番衆千餘祁里德亦降厄魯特宰桑塞卜騰等二千  
餘傅爾丹至格爾額爾格殺厄魯特二百餘擒宰桑貝  
肯等百餘然皆未深入也八月延信兵與小策零敦多  
卜戰於密諾郭勒綽瑪喇等處皆捷噶爾弼由南路乘  
虛入聞春不宰桑以兵來拒及其未至先克墨朱工喀  
所至望風歸款朱貢之胡土克圖獻地降第巴達克咱

及喇嘛鍾科爾亦降卽令聚皮船渡河乘勢直抵西藏  
藏中大小頭目及各寺喇嘛俱歡迎恐後盡擒獻準噶  
爾喇嘛百餘人其策零敦多卜所授爲總管者俱斬於  
軍前西藏遂復雍正元年青海王羅卜藏丹津叛以陝  
督年羹堯爲撫遠大將軍提督岳鍾琪爲奮威將軍入  
平之羅卜藏丹津走投策妄阿拉布坦

世宗憲皇帝遣使索之不奉 詔惟遵 肯定邊界約  
不入犯乃撤兩路兵量留兵哈密護其耕作五年策妄  
阿拉布坦死子噶爾丹策零襲凶狡好亂過於其父又  
集兵窺邊乃復以傅爾丹爲靖遠大將軍駐阿爾台岳

鍾琪爲寧遠大將軍駐巴里坤噶爾丹策零遣小策零  
敦多卜以二萬衆犯科舍圖掠駝馬總兵樊廷副將冶  
大雄拒退之九年六月傅爾丹出師敗績於和通淖兒  
兵二萬得歸者僅二千餘岳鍾琪聞傅爾丹被圍急出  
師遙爲聲援亦不能大獲敵旣得志益猖獗大策零敦  
多卜駐華額爾齊斯小策零敦多卜駐喀喇額爾齊斯  
日伺釁擾邊時方築城於科卜多以地遠難守命移營  
於察罕庫爾以順承親王錫保爲靖遠大將軍鎮之降  
傅爾丹仍爲振武將軍又以馬爾賽爲綏遠將軍駐歸  
化城爲犄角兩策零敦多卜一由郭多里一由杭愛來

掠喀爾喀公通摩克兩佐領人畜爲所擄通摩克率所部內移小策零敦多卜之子曼濟又掠鄂爾海大策零敦多卜自率大衆屯蘇克阿勒達錫保令喀爾喀親王丹津多爾濟及額駙策凌與戰鄂登楚克敗之敵始去十年又有塞卜騰策零那木札爾由烏魯木齊來擾哈密岳鍾琪遣總兵曹勳副將紀成斌拒之秋噶爾丹策零傾國人寇至額駙策凌所部策凌方八朝遂盡掠其貲畜二子一妾亦爲所得策凌托途聞之割辮髮及所乘馬尾誓以死復讐途次借各蒙古兵回救噶爾丹策零方據其子女玉帛酣飲爲樂策凌夜半由間道繞出

山後黎明自山頂大呼壓而下敵驚起人不及甲馬不及鞍棄其軍貲倉猝遁策凌追及之於額爾得尼招左阻山有限大水敵無路走我兵乘勢蹶之擊殺萬餘尸滿山谷河水數十里皆赤噶爾丹策零由鄂爾昆竄去策凌急檄馬爾賽出歸化城截殺副將軍達爾濟整兵待發馬爾賽不許副都統傅鼐至跪求出兵亦不許軍士登城望見敵騎由城下過如亂鴉投林紛雜無行列一邀擊可盡擒也翼日將士不稟命自出追之噶爾丹策零已從前隊過僅截其零騎馬爾賽由是伏法而噶爾丹策零勢亦衰不復敢擾邊尋遣人來議和十二年

遣傅鼐及學士阿克敦報之

今上御極噶爾丹策零又遣使來以所議邊界不決使命往返乾隆四年始定議厄魯特游牧不得過阿爾台喀爾喀游牧不得過扎卜堪兩國各遵守已又許其通市易及進藏作佛事人馬貨物各限以數乃盡撤西北兩路兵計自康熙五十六年備兵以來中間雖暫撤不數年旋復設前後費軍費不下七千餘萬至是始寢兵不用蓋敵擾則制之以力敵服則撫之以恩

聖祖

世宗獲別之勞我

皇上懷柔之畧各因時而施固未可稍損國威亦未可輕用兵力使喀爾丹策零子孫粗能自立保境睦鄰我皇上亦惟以息事寧人爲念豈必欲草薶而禽獮之道至篡亂相仍自取覆滅天厭其德授我國家以兼弱攻昧之機然後一舉蕩平之則我皇上始念固不到此耳

平定準噶爾正編述畧

乾隆十年噶爾丹策零死其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嗣位昏暴不恤國事十五年其姊賽音伯勒克弒之立其庶兄喇嘛達爾扎本噶爾丹策零外婦所生子也有



大策零敦多卜之孫達瓦齊於喇嘛達爾扎爲近屬喇  
嘛達爾扎忌之達瓦齊擁衆不應召輝特台吉阿睦爾  
撒納者最狡黠欲構達瓦齊篡亂而已從後圖之乃與  
達瓦齊合兵突入伊犁弑喇嘛達爾扎達瓦齊遂自立  
爲汗阿睦爾撒納欲襲之而力不敵十九年遂與都爾  
伯特台吉訥默庫和碩特台吉班珠爾率所部二萬餘  
人來降且乞師往靖亂其意欲藉我兵力滅達瓦齊而  
已得據其處也先是喇嘛達爾扎之立以台吉達什達  
瓦素爲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所任用執而廢之欲以  
其部衆分賞各台吉其部下自宰桑薩賴爾不肖他屬

率千戶來降

上授爲散秩大臣詢以準夷事備悉其內亂狀然尙未  
欲用兵也迨達瓦齊之篡有杜爾伯特台吉策凌及策  
凌吳巴什率三千餘戶來降

上益悉其情形亾可企足待

聖祖

世宗數十年厲兵秣馬欲殄滅之而不能者今事會適  
有可乘是天以準噶爾畀我大清時不可失於是用兵  
之策遂決方調兵籌餉以圖大舉而阿睦爾撒納來降  
上自薩賴爾降後卽知有阿睦爾撒納爲衆部所畏服

茲敏關內附正可資以前驅迅掃殘孽而舉朝不知其故也承平日久方樂於宴安無事不願有勞師動衆之舉尚書舒赫德奉命往撫阿睦爾撒納輒請留其壯丁於烏里雅蘇軍營而部落悉徙蘇尼特使不得聚而生變

上謂若是適使其疑畏也斥罷之更以尚書班第往輯其衆俾游牧於扎卜堪阿睦爾撒納等入覲於熱河上封爲親王訥默庫班珠爾皆封郡王所以寵賚之者甚至二十年春遂兩路出師北路以班第爲定北將軍阿睦爾撒納爲定邊左副將軍副之西路以陝督永常

爲定西將軍薩賴爾爲定邊右副將軍副之所至準夷各部落大者數千戶小者數百戶無不攜餽酪獻羊馬跪迎恐後兩路兵行數千里無一人抗顏行者五月五日齊抵伊犁達瓦齊已遁於格登山阻淖爲營衆尙萬餘我兵追及之侍衛阿玉錫夜以二十二騎直薄其營呼噪突入賊萬衆驚潰達瓦齊竄於呼爾菴回首霍集斯伯克承檄縛獻軍門并獲青海叛賊羅卜藏丹津及前歲已降復叛之巴朗先後檻送入京行獻俘禮上御午門樓受之策勲行賞賜阿睦爾撒納食親王雙俸班第薩賴爾爵上公餘進秩有差是役也出師僅百

餘日不傷一兵不折一矢犂庭掃穴生縛名王沙漠萬里悉入版宇信自古未有之駿烈也厄魯特之先故有四衛拉特華言四大部也部各有汗上之初用兵也欲俟平定後仍其舊設四汗衆建以分其勢可以銷亂萌息邊釁如喀爾喀之編七旗至今長享太平而阿睦爾撒納志不在此也

上預燭其情甫出兵卽密諭班第示以分封四汗之意以消其妄念又以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本科爾沁親王與阿睦爾撒納語言相通氣類相近令與阿睦爾撒納偕行俾藉俱無猜實陰伺察之乃額駙反與之昵阿

睦爾撒納遂恃爲奧援旣平伊犁

上命班第及西路參贊大臣鄂容安留伊犁與阿睦爾撒納薩賴爾共籌善後事阿睦爾撒納輒隱以汗自處事多不稟承將軍生殺任意置副將軍印不用用其國汗舊傳小紅鈴記發書鄰部哈薩克及俄羅斯之烏梁海皆不言降我朝但謂率滿洲蒙古兵來定準噶爾又使其黨布流言謂不立阿睦爾撒納爲汗終不得寧帖班第鄂容安密以其事馳奏

上命卽軍中誅之母濡忍貽後患而是時大兵已撤回隨將軍者僅五百兵其餘皆厄魯特也班第等遂不敢

舉事

上先有旨令阿睦爾撒納以九月至熱河行飲至禮班  
第等乃起其人覲欲使人我境則易擒也先是六月中  
額駙奉 旨先回阿睦爾撒納私以總統四部之意乞  
其代奏并約畧時日如得請則 恩旨當以七月下旬  
至相與要約而別及額駙歸竟不敢奏而阿睦爾撒納  
待 命久不至以入覲期迫班第又令喀爾喀親王額  
林沁多爾濟伴行阿睦爾撒納不得已自伊犁起行途  
次屢遷延猶有所望也迨八月中旬尚無信疑事已中  
變恐入覲且得禍十九日行至烏隆古距其舊游牧僅

一日程詭稱歸辦裝以副將軍印付額林沁多爾濟使  
先行約一二日即追及遂率所屬逃去額林沁多爾濟  
久之始悟其給已急追之已不及阿逆以下皆稱阿逆寄聲伊  
犁衆厄魯特嗾其反又使其黨阿巴噶斯哈丹等掠西  
路軍臺先已潛遣人來迎其妻子及部衆於扎卜堪賴  
上先事籌及馳諭烏里雅蘇軍營備之其妻子等遂不  
得去而伊犁宰桑克什木敦多卜曼集等果蠶起爲亂  
二十三日班第鄂容安薩賴爾率五百兵奪路歸賊萬  
衆圍之至空格斯薩賴爾先遁五百兵皆散班第鄂容  
安自刎死定西將軍永常方駐木壘聞軍臺被掠六七

處恐賊大至乃退回巴里坤時新降諸台吉方覲於熱河

上封喀爾藏多爾濟爲綽羅斯汗沙克都爾曼集爲和碩特汗巴雅爾爲輝特汗其先降之策凌已封親王至是亦封爲杜爾伯特汗其餘宰桑尼瑪丹津巴桑厄魯錫音哈薩克錫喇等各授官賞銀幣皆願歸出兵協勦

阿逆  
上以額駙匿情不奏致誤軍事也革其爵發軍前効力額林沁多爾濟與阿逆偕行而聽其免脫也立賜之死又以永常惟怯退兵不足任逮問來京改命公策楞爲

定西將軍富德玉係達爾黨阿俱爲參贊大臣由巴里坤速進兵十一月師行玉係爲前隊諸降夷入覲後回游牧者亦各以兵從二十一年正月薩賴爾自伊犁脫歸迎大軍於土魯番玉係至特克勒探知阿逆僅距一日程急進可追及忽有報台吉諾爾布已擒阿逆來獻者玉係遂駐兵待之先以紅旗報捷於策楞策楞亦不暇審虛實卽以紅旗轉報入京而不知報擒阿逆者卽阿逆所遣慮我兵追及故以此緩師而已得逸去也二月策楞兵至伊犁阿逆已逃入哈薩克乃禱策楞玉係職用達爾黨阿爲定西將軍富德副之以擒阿逆事專

任此二人令直入哈薩克索取繼命巴里坤辦事大臣兆惠為定邊右副將軍往軍營應援諸降夷在軍前者皆撤歸使得休息夏六月忽有喀爾喀郡王青滾雜卜撤軍臺之事北路郵驛本喀爾喀各部應役自用兵以來軍報絡繹需人馬頗多青滾雜卜苦之遂撤其所設臺文報中斷又以額林沁多爾濟之賜死謂我喀爾喀本青吉斯汗子孫例不治罪以此散流言衆喀爾喀感之自十六臺至二十九臺一時盡撤乃以超勇親王策凌之子成袞扎布為定邊左副將軍往剿捕又命尙書納延泰侍郎阿桂等往各臺旋皆設達爾黨阿等之

追賊也至哈薩克界阿逆方借哈薩克兵來拒我兵擊敗之陣獲哈薩克人楚魯克等願往說其酋長阿布賚擒阿逆來獻阿布賚旋遣人送馬并為阿逆乞命達爾黨阿不許使命往返迄數月未得賊

上以時將冬寒命達爾黨阿等撤兵由北路歸與成袞扎布協擒青滾雜卜是年冬阿桂追獲之始伏誅而西路諸降夷巴雅爾尼瑪噶爾藏多爾濟哈薩克錫喇等聞青滾雜卜之變亦羣起叛亂我副都統和起璣焉策楞玉保逮入京在途亦為所害兆惠方駐兵濟爾哈朗聲息阻隔或傳其率兵出途次為賊所截者巴里坤大

臣募人往探大風雪莫敢應有守備高天喜獨請行  
上亦命侍衛圖倫楚由巴里坤率兵往迎兆惠已率千  
五百兵轉戰而南自十一月起行戰於鄂壘戰於庫圖  
齊戰於闐勒奇前後殺賊數千二十二年正月至烏魯  
木齊諸賊皆會自十二日至十七日數十百戰我兵無  
不一當百然軍中無馬皆步行雪淖中履屐亦多不完  
所食惟瘦駝疲馬且將盡二十三日特訥格爾不復  
能衝殺乃結營固守三十日圖倫楚兵至諸賊始解圍  
去兆惠得圖倫楚兵又往勦巴雅爾部落始回巴里坤  
是歲再出師擒阿逆并勦洗諸叛者

上以諸賊甫受封賞輒叛知厄魯特人概不可以恩信  
結故命成袞扎布出北路兆惠出西路皆於三月中  
起行會諸賊自相吞噬扎那噶爾布襲殺喝爾藏多爾  
濟呢瑪又欲襲扎那噶爾布不果阿逆自哈薩克歸會  
諸賊於博羅塔拉欲自立爲汗聞我兵將至又遁去諸  
賊皆竄匿於是兆惠擒原任內大臣巴桑鄂博什擒原  
任散秩大臣厄爾維音圖倫楚擒原任貝勒納奇木海  
蘭察擒巴雅爾烏爾登擒尼瑪扎那噶爾布已病死台  
吉琿齊達瓦以其首來獻惟阿逆尙未獲夏六月兆惠  
富德等又窮追至哈薩克阿布賚誓擒以獻適阿逆率

二十人往投阿布賚約以詰朝相見先使人收其馬阿  
逆驚又逃阿布賚執其兄達什策凌送軍門阿逆徒步  
入俄羅斯爲樵者所得守卡之瑪玉爾送往其國察罕  
汗我侍衛順德訥尋蹤往瑪玉爾誘爲不知  
上命理藩院行文俄羅斯索之阿逆患痘死俄羅斯以  
其屍送入邊

上命素謙阿逆之林不多爾濟往驗屍屬實於是阿逆  
之局始結

上命兆惠富德擇地過冬明年再盡勦厄魯特之漏網  
者二十三年春兆惠由博羅布爾噶蘇富德由賽里木

如獵場中分兩翼合圍約相會於伊犁凡山陬水涯可  
漁獵資生之地悉搜剔不遺時厄魯特懾我兵威雖一  
部有數十百戶莫敢抗者呼其壯丁出以次斬戮寂無  
一聲駢首就死婦孺悉驅入內地賞軍多死於途於是  
厄魯特種類盡矣計自準夷內亂以來惟杜爾伯特策  
楞內附始終無異志所部得保全至今無恙其次則達  
什達瓦之妻當阿逆初叛正伊犁倣擾之時獨率所部  
閒關來投

上憫其誠使居於巴里坤後徙熱河編其人爲兵俾資  
餉以給若沙克都爾曼集不從亂全部內移依巴里坤



近地以居宜得免矣值巴雅爾等之叛  
上諭巴里坤大臣雅爾哈善密察之如可信則坦懷以  
待勿使疑否則先發制人毋令爲肘腋患初非必欲殺  
之也雅爾哈善不敢休遂令裨將丑達乘夜雪襲殺其  
全部四千餘人傳聞沙克都爾曼集被殺時殘燈未滅  
其妻睡夢中驚起不忍其夫之戕於亂刃裸而抱持之  
如兩白蛇宛轉穹廬中以至於死也其他諸賊旣降復  
叛自取誅滅草薙禽獮無噍類固無論已此固厄魯特  
之一大劫凡痘死者十之五迸入俄羅斯哈薩克者十  
之三爲我兵所殺者十之二數千里之內遂無一人蓋

天欲盡除之空其地爲我朝耕牧之所故生一阿逆  
以爲禍端輾轉以迄於漸滅也而兆惠等軍行所過旁  
近之國東部哈薩克阿布賚旣投誠西部哈薩克霍集  
伯爾根及喀喇巴賴亦納款右布魯特酋長瑪木特呼  
里比左布魯特酋長喀喇博託亦皆聞風景附先後遣  
使奉表入覲

聖天子德威所被極於無外矣是年又有回部之役大  
和卓木波羅尼都小和卓木霍集占者其先世本葉爾  
羌喀什噶爾回酋自策妄阿拉布坦時卽令率其回人  
至伊犁種地出租賦我兵平伊犁時釋使歸俾仍長所

部二十一年將軍遣侍衛託倫泰往定貢賦久之未回  
兆惠又奏遣副都統阿敏道往未至而託倫泰回仍未  
定要約阿敏道先使人往招撫波羅泥都謂霍集占曰  
我家三世爲準夷所拘蒙 天朝釋歸得統所部此恩  
何可忘也霍集占曰吾方久困於準夷今屬中國則又  
爲人奴不如自長一方乃詭詞誑阿敏道入庫車城拘  
繫之弗使歸時方討阿逆兼有青滾維卜之變未暇問  
及也已而聞阿敏道爲霍集占所害是其負恩肆逆不  
可不討二十三年春以兆惠富德尙勦洗厄魯特餘孽  
乃用雅爾哈善爲靖逆將軍五月兵至庫車賊曰阿

都克勒木據城守於是起兵進攻六月十六日霍集占  
來救爲我兵所敗霍集占卽以是時潛入城雅爾哈善  
欲誘其出擒之乃撤西門之圍令順德訥駐近地以伺  
之二十四日夜半霍集占果率其黨遁順德訥不知及  
明追之已不及而城中猶拒守提督馬得勝令兵掘地  
道以入將及城爲賊所覺橫截一溝實薪焚之我掘地  
兵多有死者

上以雅爾哈善坐守軍營聽賊去來自如畧不設備乃  
革其職命尙書納木扎爾代之侍郎三泰參贊軍事皆  
馳驛往又以兆惠勦厄魯特將盡命卽以其兵自伊犁

徑赴回地并諭所以處雅爾哈善及順德訥者  
上復念兆惠兵久勞於外皆已疲乃預調索倫察哈爾  
兵往濟師兆惠至回地而庫車已降於雅爾哈善阿克  
蘇城回人亦遣人迎雅爾哈善軍八月二十四日兆惠  
遇雅爾哈善於阿克蘇城外明日偕入城傳旨斬順  
德訥逮雅爾哈善送京擇城中伯克鄂對隨軍而留哈  
密回目玉素富及總兵門相師率兵駐守時舒赫德方  
爲兵效力軍前亦令留阿克蘇贊畫諸務兆惠卽起行  
有烏什城伯克霍集斯卽前歲縛獻達瓦齊者遣其子  
呼岱巴爾氏來迎九月朔兆惠至烏什以霍集斯熟回

事與同進葉爾羌分遣侍衛齊凌扎卜偕鄂對往撫和  
闐六城十月兆惠軍至葉爾羌其城周十餘里霍集占  
已堅壁清野凡村莊人戶悉移入初六日我軍分七隊  
進賊兩門各出四五百騎來迎我兵擊敗之賊又從北  
門出數百騎策應我兵又敗之賊入城不復出兆惠以  
兵少不能圍城欲伺便取勝乃擇有水草處結營卽所  
謂黑水營也聞納木扎爾三泰將至遣愛隆阿以兵八  
百迎之又偵知賊牲畜在城南棋盤山欲先取之以充  
軍實十三日由城南奪橋過河南過四百餘兵橋忽斷  
賊出四五千騎來截步賊萬餘在後我兵陣而前騎賊

退步賊以烏槍進我兵方擊步賊而騎賊又從後夾攻兼有白兩翼衝入者兆惠馬中槍斃再易馬又斃我兵爲賊所截散落數處人皆自爲戰無不以死誓殺賊無算而我兵陣亡者亦百餘得傷者數百總兵高天喜副都統三保侍衛鄂實特通額俱戰歿日暮收兵歸護大營過河者亦泗水歸因馬力久疲不能衝殺遂掘濠結寨守賊萬衆來攻我兵接戰五晝夜皆勝賊不復敢犯築長圍以相持納木扎爾三泰亦以十三日至愛隆阿軍聞兆惠等戰率二百騎衝入爲賊所殺兆惠告急之文遣索倫兵五人各持一函至阿克蘇舒赫德以事

急不暇自計其身之爲兵也卽飛章馳奏時富德尙在準噶爾搜餘孽

上命爲定邊右副將軍速往援會預調之索倫察哈爾兵已狂途而巴里坤大臣阿里衮先接兆惠檄取馬駝卽選兵六百馬二千駝一千往赴舒赫德守阿克蘇能和輯諸回目無異志烏什則霍集斯妻子及丑達駐守齊凌扎卜與鄂對往撫和闐六城亦俱降十二月索倫察哈爾及內地兵已到二千餘舒赫德先率以行富德聞兆惠被圍之信亦速赴二十五日與舒赫德會於巴爾楚克二十三年正月六日至呼爾璦賊五千餘騎迎

戰我兵僅二三千且馬少皆步行發槍矢斃賊甚多然賊恃其衆戰不解我兵進擊輒退甫收兵又來攻凡轉戰四日夜積地無水皆嚼冰以止渴初九日之夜拒守於沁達勒勢阻不得進又幾殆適阿里袞偕鄂博什率兵及馬駝至愛隆阿亦以兵從望見燈火如繁星知我兵與賊相持處也阿里袞大呼突進千餘兵譟而應之駝一千馬二千蹴踏聲又壯賊駭奪氣阿里袞愛隆阿從左入鄂博什從右入援兵驟合富德兵乘勢掩殺賊始大奔然猶未知兆惠等存歿也先數日兆惠見賊之圍守者日漸少繼又聞數十里外槍礮聲知援兵已至

遂衝壘而出先使人探報得達富德軍詰朝兩軍相見將軍以下皆無恙計自去年十月至今孤軍在萬里外陷重圍者三月卒得全莫不喜極涕出額手頌

聖主如天之福且因先事調兵得應期赴援益服

磨算之不可及也整隊回阿克蘇賊見我兩路兵合勢益盛不復敢邀截惟遠在數十里外覬望而已途次聞和闐六城其二城已陷於賊兆惠遣瑚爾起往援之富德繼進二城尋復聞六月內地所調兵餉俱集阿克蘇遂兩路進師兆惠往喀什噶爾富德卽由和闐往葉爾羌兩和卓木已率其眷屬與先遁兩城舊回目遣人

至軍前送款十四日兆惠至喀什噶爾十八日富德至葉爾羌各回人皆具鼓吹進羊酒迎以入蓋兩酋雖爲其部長然在準噶爾久惟伊犁種地之回人同羈旅相倚賴而營部本不聯屬及歸又虐用其民以伊犁同歸之人及厄魯特避難來投者爲親兵故其竄也皆相率隨之舊部人莫有從者兆惠旣撫定喀什噶爾等駐葉爾羌辦善後事富德阿里衮明瑞阿桂等追賊七月七日及之於阿爾楚爾大敗之二十五日及之於哈喇庫勒又大敗之八月十日至伊西洱庫爾淖兒乃拔達克山部接界處也賊先據山麓以待富德等麾兵進擊自

已至未賊猶以死拒乃選烏槍精利者四十八自山北而上俯壓之賊輜重有攀援過山者有阻於淖兒岸者方驚懼失措霍集斯鄂對大呼降者不殺於是回衆數千各率其眷屬乞降聲如奔雷霍集占禁之不能止遂遁是役也降者萬二千牲畜萬計器械無算兩酋向拔達克山逸去富德等追入檄諭其汗素爾坦沙縛以獻二十八日兩酋果往投素爾坦沙執之而遣人爲兩酋乞命謂我回部經教凡派罕船爾子孫不得執送人也富德等脅以兵威謂不獻則大兵卽入素爾坦沙乃殺兩酋以霍集占首來獻其波羅泥都首爲其從人竊去

素爾坦沙旋來降遣使入覲回部平武功大定 頒詔  
天下封兆惠一等公富德一等侯餘遷秩有差自此偃  
甲息戈疆以周索而屯田之議起巴里坤外由木壘而  
烏魯木齊而伊犁以次墾闢屯田兵不下萬人移安西  
提督於烏魯木齊統轄之伊犁築大城設將軍總理準  
噶爾地及回部事又邊滿洲兵三千掣家往駐室處而  
兼游牧之長地沃衍種輒倍收官官兵屯田外餘地聽  
人自占內地之民爭趨之村落連屬煙火相望巷陌閒  
羊馬成羣皮角氈褐之所出商賈輻輳甚至紹興之酒  
崑崙之戲莫不登至地大物賚設道府州縣官理訟獄

均賦役一如內地較漢之戍已以尉唐之四鎮北庭不  
啻倍蓰過之蓋自有天地以來 漢南北之地未有如今  
日景象也其回部即漢西域三十六國及唐回紇之地  
前代祇通貢使今亦設官定賦疎節闕目順其俗而撫  
治之設爐於葉爾羌鑄乾隆錢 以便民用和闐之玉歲  
貢天府其地向無豚豕今商賈流通市有肥醜他可類  
推也統計自伊犁至回部幅員幾及二萬里累朝所不  
能臣服者待我

皇上廓清蕩定始成中外一統之治非夫智勇天錫明  
足以燭幾謀足以制勝威令足以驅策羣力豈能拓此

無外之鴻模也哉

臣既摘敘平三逆平朔漠方畧我

聖祖安內攘外之功度越千古人皆得而見矣然自策  
妄阿拉布坦漸強繼以噶爾丹策零世濟其惡  
我西北兩路又常駐重兵備堵勦迨額爾德尼  
招之捷敵始乞和我

皇上御極與之定邊界并許其通市易乃寢兵不用  
然聘使往來猶用鈞禮未得臣服之也乾隆二  
十年以後用兵戡定乃不惟臣服之且盡掃除  
之由今日事後觀之固其曉然於天意欲盡滅

準夷就其地別開一中華世界而當用兵之始  
固莫測天意果何如也惟

皇上見事機可乘遂舉全力以應之事機可乘則天  
也可乘而即乘之即易所謂先天弗違後天而  
奉是以成功若此之易也然是時我

皇上敬事慎謀正未嘗稍有易視之意每軍報至應  
機指示必揭要領或數百言數十言軍機大臣  
承旨出授司員屬草率至腕脫或軍報到以  
夜分則預飭內監雖寢必奏迨軍機大臣得  
信入直廬



善治政  
上已披衣覽畢召聆旨矣撰擬繕寫動至一二十刻  
上猶炳燭待閱不稍假寐或一二日無軍報則延望  
不釋蓋五年中如一日也軍郵萬餘里文報往  
返動需月餘故凡數月後應辦之事皆預籌及  
之聞阿逆有異志卽馳諭軍營遮獲其妻子使  
不得遁迨阿逆遣人至已遲半日矣兆惠之赴  
回部也賴

上預調兵往途故黑水營之圍得及時赴援不然則  
事未可知也此特舉一二端其他可類推矣領  
兵者奏事大率藏短露長

上卽其所奏勇怯勤惰洞見肺腑分別功過信賞必  
罰有罪則親貴如色布騰巴爾珠爾黜革不少  
貸有功則疏賤如高天喜由守備不半載擢至  
總兵是以人人效命有進無退成此大功嘗觀  
士庶之家其主者凡家事早作夜思不自暇逸  
未有不大大其門戶寢昌以熾況

聖天子以聰明天亶之資順天心仗國力本健行無  
息之精神運旁燭無遺之籌畧事半功倍固早  
在燭照數計中而非恃天幸以集事也然則功  
不虛立事不幸成有如是之

神聖乃有如是之功勳歷觀史冊漢唐以來何代可  
以比隆也哉臣昔直軍機處正當平定準夷回  
部之時睹記最為親切茲撮敘方畧益得印証  
故所記較詳贍庶不徒鋪述粗迹云

藝海珠塵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婁縣 潘 鏞 洪聲校

皇朝武功紀盛三

趙 翼纂

平定緬甸述畧

緬甸古朱波地宋寧宗時始通中國元世祖遣兵三征  
之責其貢賦而還明初設宣慰司嘉靖萬歷間有莽瑞  
體者漸強盛傳及其子莽應裏世為邊患參將鄧子龍  
遊擊劉綎各率兵五千入平之而其雄長於南徼如故

明初所設邊外三宣六慰諸土司大抵皆服屬於緬矣  
殘明僞永明王由榔竄其國緬酋莽應時陽款而陰拘  
之李定國率兵入欲護王以出莽應時弗與定國肆焚  
劫莽應時密遣使乞援於我 朝約大兵至卽停永明  
以獻時吳三桂以親王鎮雲南偕將軍愛星阿率兵萬  
餘入莽應時送永明於軍時順治十八年也是時三桂  
未及爲善後計邊外木邦猛密大山諸土司聽其仍爲  
緬屬不復能如明初之衆建而分其勢由是緬甸竟國  
於西南乾隆十九年緬酋莽達喇與得楞錫箔諸夷構  
兵爲所殺緬國無主有緬屬木梳土司甕藉牙起兵聲

言爲故主復讐擊敗得楞諸夷遂自竊據緬酋位初在  
其木梳築城繼乃徙於故緬酋所居之阿瓦城凡緬國  
舊所屬土司皆降服之有不服者輒治兵攻擊無虛日  
貴家者隨永明入緬之官族也其子孫淪於緬自相署  
曰貴家據波竜廠採銀向有歲幣輸緬甕藉牙僭位後  
貴家不復輸甕藉牙擊潰之貴酋宮裏雁猶糾合餘衆  
以拒此乾隆二十三年事也而木邦土司罕莽底亦不  
甘爲甕藉牙屬遂與宮裏雁合兵甕藉牙又遣其土目  
落覺攻破之罕莽底遁於孟坑二十五年甕藉牙死其  
子莽紀覺嗣構兵如故二十七年宮裏雁亦避於孟坑

而我孟連土司刀派春者素嗜利聞宮裏雁之竄於近邊也遣人招之宮裏雁疑未決而其妻囊占先率衆來附刀派春勒索其貲財婦女殆盡囊占怒襲殺刀派春而去宮裏雁不知也而永昌守楊重毅誘致之至則坐以擾邊罪肆諸市於是緬酋益無所忌浸尋而及我耿馬土司矣耿馬雖我土司而於緬亦舊有歲幣至是莽紀覺遣其目普拉布率兵二千來索先闌入我孟定執土司罕大興使爲鄉導入耿馬土司罕國惜邀之於滾弄江擊斬普拉布餘賊遁去二十八年冬緬賊復至我遮放邊外揚言來索木邦官會罕莽底病死賊乃退三

十年莽紀覺死其弟憤駁嗣卽今緬酋也三十一年賊復索幣於我孟連土司相傳孟連之先本緬支子有緬酋所賜象及金刀爲重器每替襲必封上舊所賜而更請新者至是刀派先嗣緬酋遣人來索舊物揚言有衆六千已至臘戍又于餘人各帶船釘十枚將造舟渡滾弄江訛言流聞邊民一日數徙此永昌邊外之擾也蓋我諸土司之近緬者往時皆於緬私有年例自木梳據位號諸土司以其故等夷不復予而木梳方與貴家諸夷相攻未暇遠問及貴家木邦相繼爲所并乃漸及我土司此起衅之由督撫大吏尙以此情入奏

上自有裁度其時普洱邊外雖有匪徒倣擾而永昌邊外或不必用兵也普洱之役自乾隆三十年始車里土司忽有賊百餘突入爲土目刀銑等敗去其冬又有賊數千掠九龍江小猛崙諸處初不知爲何賊也督臣劉藻親往勘亦莫得要領傳聞孟良土司之族人召散者糾緬賊爲助篡據孟良導賊擾邊於是遣總兵劉得成參將劉明智等分路堵截而參將何瓊詔失律敗歸三十一年春劉藻自劾死大學士楊應琚來滇辦賊會賊漸退得以其間平整欠以土目先捧守之又平孟良以土目召岡守之部署粗定而永昌邊外適有緬賊微

索孟連之事撫臣常鈞奏請普洱事畢後當卽辦永昌邊外賊

上是之於是楊應琚移駐永昌而僚屬之喜事者輒爭言緬甸可取狀楊應琚初弗聽曰吾官至一品年逾七十復何求而以貪功開邊釁乎有副將趙宏榜者少爲波竜廠丁頗悉緬事曰願假某兵數百可生縛緬酋於麾下矣騰越州知州陳廷獻曰并不煩官兵某已集土練四千以待矣楊應琚遂心動欣然許之於是趙宏榜率兵二百襲蠻暮之新街一鼓克之以蠻暮土司瑞團來降陳廷獻遣人招猛密土司不聽則誘致其所屬之

猛斂土目線官猛來降而木邦故土司罕莽底之弟線  
囊團及其子線五格猶在孟坑緬寧通守富森亦招之  
降降者皆曰我地若干人戶若干願內附歲輸糧若干  
楊應琚遽以拓地千里人戶數十萬歲輸糧數萬石入  
奏而其地其人其糧則固尚在邊外我初未嘗得而有  
之也新街者南大金江水口緬人與中國市易處順流  
而下六日可至阿瓦爲賊最要地賊聞其入於我也率  
數萬衆來爭趙宏榜出拒之恃勇不設備全軍皆覆於  
是新街失守賊尾而入直薄隴川之虎踞關提督李時  
升檄諸將禦之戰於楞木戰於嶺岡寨互有勝負輒以

大捷奏賊復分兵繞人萬仞關掠蓋達越隴川而出會  
賊遣人議和約各退兵毋相犯諸將許諾賊渡猛卯江  
去李時升復趣諸將哈國興等追之被圍於猛卯城救  
至圍始解先是楊應琚見賊勢大知事未易就乃以得  
不償失奏請棄新附諸土司地有旨切責至是楊應  
琚以爲賊已遁也檄總兵朱崙等進據木邦木邦空無  
人野無所掠自宛頂運糧以給天漸暑瘴癘方興人多  
病將軍楊寧後至甫數日而賊大集我師遂潰而歸木  
邦失守時三十三年四月十八日也楊應琚及李時升  
等皆獲罪

上命明瑞以將軍兼總督給滿洲兵三千調川貴及滇  
兵二萬餘大舉勦賊至則簡軍實練士卒議分兩路進  
明瑞由錫箔路參贊大臣額爾登額由猛密路約相會  
於阿其以九月二十四日出師會大雨三晝夜不絕人  
馬俱立泥濘中糗糧盡溼至芒市易糧以行而負糧以  
牛不能速十一月二日始出宛頂越八日整隊入木邦  
軍容甚盛留參贊珠魯訥守之給以兵五千俾爲聲援  
明瑞自率萬二千人抵錫箔江結浮橋以渡至蒲卡始  
遇賊之前哨擒數人詢知賊聚於巒結遂進巒結賊果  
立十六柵以待領隊大臣觀音保麾衆先據山之左臂

賊來爭不得上翼日兩軍相持未決而顧賊柵甚堅其  
法立木爲柵聚兵於其中我槍礮僅及其柵而賊從柵  
隙處發鳥槍擊我兵輒中此賊之長技也哈國興請分  
三路登山俯趨而薄之軍士皆奮時出邊已逾月未見  
賊至是始與賊遇無人不欲殺賊也一呼而直逼其柵  
有黔兵王連者先躍入十餘人繼之賊恇亂不知所爲  
多被殺遂破一柵乘勢復攻得其三而十二柵之賊乘  
夜盡遁蓋賊自新街交兵以來從未經此大創已首竄  
喙伏不敢復抗矣會明瑞一月中傷幾殞越數日始稍  
愈乃復進兵至象孔迷失道而軍中糧已匱集諸將議

進止諸將莫有敢言退者明瑞念糧旣斷勢不能復進而又慮猛密路之師或已先入而將軍轉退兵則法當死聞猛籠有糧且其地近猛密冀可得猛密路聲息於是定計就糧猛籠賊探我兵不復向阿瓦又我病兵有被掠者詢知軍糧盡乃糾衆來追及我於章子壩自是無日不戰明瑞及觀音保哈國興更番殿後至猛籠果多糧軍士賴以濟會歲暮卽其地度歲而猛密之信杳如三十三年春乃取道大山上司以歸猛籠糧尙多而牛馬俱盡無可馱運人各攜數升餘皆火之將至大山又有蠻化之捷先是賊之綴我也每夕駐營猶相距十

餘里不敢逼至是我兵營於蠻化山巔而賊卽營於山半明瑞謂諸將曰賊輕我甚矣若不決一死戰益將肆毒於我無噍類也賊久識我軍號每晨興我三吹波倫而起行賊亦起而追我明日仍吹波倫者三而我兵盡伏於箐以待毋得有一人留營者令旣下翼日三波倫畢賊果謂我兵已行也爭蟻附而土我兵萬衆突出槍礮聲如雷賊惶遽不及戰輒反走趾及頂背自相蹴踏死者無慮二千餘人我兵乘勢擊殺又一二千坡澗皆滿自是賊不敢近數日每夜在數十里外轟大礮數聲而已而賊之先一日過者已柵於要路明瑞留蠻化五



日以所得牛馬分犒軍士畢行至其處則已攻不能拔有波竜人引以閒道始得出過波竜老厰新厰貴家所採銀處民居遺址徑數里計當日厰丁不下數萬已俱爲賊衝散盡愀然者久之而賊復增兵追至賊之分路襲木邦者正月十八日已潰我木邦之師珠魯訥自到死參軍楊重英被執於是木邦之賊亦至額爾登額之進猛密也道聞老官屯有賊欲先取之旣至而攻柵不克頓兵者數月

上以明瑞久絕軍報趣額爾登額援之於是老官屯之師撤而老官屯之賊亦至明瑞行抵小猛育賊已蝟集

不下四五萬人我兵尙分七營而環視四圍皆賊也而額爾登額之援不至明瑞遣卒探路曰路旁已有賊柵矣乃令諸將達興阿本進忠等率軍士乘夜出而身自拒賊相從者領隊大臣觀音保札拉豐阿總兵哈國興常壽德福及巴圖魯侍衛數十人親兵數百人及晨血戰於萬賊中無不一當百已而札拉豐阿以槍死巴圖魯侍衛皆散觀音保發數矢連殪賊尙餘一矢欲復射忽收而策馬向草深處以其鏃刺喉死恐矢盡無以自戕而被執也明瑞身負數傷亦慮落賊手力疾行距戰處已二十里氣僅屬乃從容下馬手自割辮髮授家人

使歸報而繼於樹下家人以木葉掩其屍而去二月之十日也計自章子壩與賊相接賊日增我兵日少孤軍無援轉戰五六十日未嘗一敗明瑞每晨起即躬自督戰且戰且撤及歸營率以昏時勺水猶未入口糧久絕僅啖牛炙一臠猶與親隨之戰士其之所將皆饑疲創殘之餘明瑞體恤備至有傷病者令士練泉以行不忍棄故雖極困憊無一人有怨志其死也非不能自拔歸蓋以阿瓦未平懼無以返命善率軍士乘夜出而自上亦有全師速出之言而路阻不得達遙望闕廷進退維谷故徬徨展轉決計以身殉而又不忍將士之

相隨死也結隊徐行持重自固使賊不能覆我直至小猛育距宛頂不過二百里度將士皆可到然後遣之出而自以身死賊中嗚呼此意良可悲已方軍勢日蹙時鬪愈力嘗謂諸將曰賊已知我力竭然必決死戰者正欲賊知我國家威令嚴明將士用命雖窮蹙至此無一人不盡力則賊知所畏而後來者易於接辦此其謀國之深尤非徒慷慨赴死者所可同日語矣然明瑞之死緬人不知也而餘威猶震四月中緬酋遣我兵之被俘者許爾功等八人齎貝葉書求和副將軍果毅公阿里衮奏其事

上慮賊非出於至誠不可輕許戒勿蒼冬阿里衮駐兵於邊

上命雕勦以怵之於是遣侍衛達里善等搗南坎殺二百餘人海蘭察等搗頓拐亦殺二百餘人會副將軍阿桂亦至營兩將軍合將八百人襲夏鳩殺六七百人三十四年春

上命大學士公傅恒來滇經畧兵事以四月朔至永昌越八日至騰越州兩阿將軍及將軍伊勒圖偕至南徼地多瘴羣議宜俟霜降後出師經畧遲之謂若是須坐守四五月既糜餉且軍初到當及其銳用之久則先懈

非計也其進兵之路以阿瓦城在大金江之西若從錫箔路進則阿瓦仍隔江外惟騰越州西有夏鳩江即大金江之上流過江則爲猛拱猛養兩土司前明王驥征麓川追思機發至此刻石江邊所謂石爛江枯爾乃得渡者也由猛拱猛養可搗緬酋之木疏老巢由木疏至阿瓦又皆陸行步騎可直抵城下乃定議大兵渡夏鳩而西其偏師先議在普洱遙爲聲勢後改議從猛密路夾江而下造舟於蠻暮以通往來部署既定七月二十日經畧大兵起行阿里衮從留阿桂於蠻暮督造戰艦經畧至夏鳩集舟結筏凡十日乃畢渡師次猛拱土官

渾覺先遁繫其小妻招之乃來降獻馴象四貝葉書一  
夷語謂之標格丁牛百頭糧數百石至猛養亦有牛米  
蓋編年紀俟之書之獻於是所歷二千餘里皆不血刃而下惟途間忽雨  
忽晴山高泥滑一馬倒則所負糧帳盡失軍士或枵腹  
露宿於上淋下潦中以是多疾病猛拱猛養雖緬屬非  
緬腹地故緬酋不遣兵來而緬俗以八月前刈禾至中  
秋則集兵出九月下旬阿桂造百船成所調閩粵習流  
之士亦至將由蠻暮江出大金江賊已列舟扼江口阿  
桂擊敗之賊目賓雅得諾被創死由是江路無阻伊勒  
圖往迎經畧遇於哈坎經畧以十月朔渡江回蠻暮緬

賊尋以大衆水陸來犯阿桂將步兵哈國興將水兵陸  
路之賊先沸脣至旌旗蔽野勢張甚阿桂麾兵以鳥槍  
連環疊進弓矢繼之騎兵又從旁蹂之賊不支遂大潰  
我兵追殺無算哈國興率舟師順流下賊猶列艦以拒  
有閩兵躍入賊船一賊溺水遁閩兵即入水斬之賊駭  
奪氣我軍灌而奮因風水之勢蹴之賊舟自相撞擊多  
覆凡殺溺死者數千江水爲之赤江之西亦有賊結柵  
自固阿里衮提兵往攻連破二柵餘賊皆逃是時諸路  
軍皆大捷會經畧已病諸將欲遂以此歲事阿里衮曰  
老官屯有賊柵前歲額爾登額進攻處也距此僅一舍

不往破之何以報命策馬先行經畧以下皆隨之賊柵據大坡週二里許自坡迤邐下插於江柵木皆徑尺埋土甚深遇樹則橫貫之以爲柱柵之外掘深濠三層濠外又橫臥木之多枝者銳其末而外向名曰木簦守禦甚備我軍阻旬餘不得進先用大礮擊之柵木堅不折有折者賊輒補之哈國興斫箐中老藤長數百丈者繫鐵鈎於端募敢死士夜往鈎其柵三千人曳藤以裂之爲賊覺砍藤斷而罷經畧又命火攻先製檣牌禦槍礮一牌可護十數人以兩人舁而前十數人各挾薪一束隨之百餘牌同時並舉如牆而進拔簕越濠至柵下方

燃火忽西南風起火反燒我軍遂卻回最後遣兵穴地至其柵底實火藥轟之柵果突起高丈餘賊驚擾喊聲震天我軍皆挺槍抽刀待柵破而掩殺無何柵忽落而平又起又落如是者三不復動柵如故益立柵之坡斜而下而地道乃平進故坡土厚不能迸裂也然賊自是懼其柵之插入江者開水門以通舟運糧械不絕阿桂謂如是則賊終無坐困之日也撥戰權五十越過其柵截之時阿里衮已病甚猶力疾督攻柵視槍礮最多處輒當之經畧慮其傷令統舟師以息勞戰艦整列賊糧械不得入柵由是益懼其酋帥曰眇坵模者遣人來

乞和願結棚於兩軍適中地請將軍等往莅眇旺模親  
來面受要約經畧不許諸將以兵多染瘴日有死亾爭  
勸受降撤兵乃遣哈國興往責眇旺模以進表納貢返  
土司地諸事議未決眇旺模左顧而去哈國興單騎入  
其柵責之眇旺模不敢見別遣人出請如約適緬酋情  
駭亦遣使齎貝葉書來乞降乃取其成而還緬甸平

余以乾隆三十三年奉 旨赴滇時果毅阿公爲  
將軍命余參軍事嘗從歷八關諸隘口是冬雲巖  
阿公以總督兼將軍二公同在一營余兼直焉其  
明年大學士忠勇公傅文忠來滇經畧余以故吏

又在幕下故所記較親切其於明將軍之事獨詳  
者余至滇時距將軍之殉節僅數月滇民及從征  
之軍士言及將軍無不墮淚者其得人心雖古名  
將不能過也卽以戰功論準夷回部之役正賊人  
敗亂時我兵所向披靡莫敢抗其旅拒者僅濟爾  
噶朗葉爾羌黑水營等十數戰耳非日有相殺之  
事也惟緬賊自章子壩與我兵相接後無日不襲  
我於歸途我兵之撤回必先以一軍迎戰然後以  
一軍退退至數里又列以待而使先戰之軍撤回  
列以待者又出戰如是者更番迭代日凡數十次

故每日僅行二三十里自章子壩至小猛育二千  
里之地六十餘日始至賊隨處可調兵而我無後  
繼賊隨地可取糧而我無續運賊以一象馱一礮  
所至可轟擊而我軍械火具日少一日當戰苦時  
槍礮聲如數百萬爆竹同時迸裂對面不聞人語  
也然六十餘日中未嘗一敗其間又有蠻化之大  
捷賊死者三四千歷觀史冊如將軍之深入重地  
全師而出者有幾人哉惜將軍已歿諸戰功遂不  
及見之奏牘天下人無由知余問之從征者既得  
其詳恐日久無復能記憶也故不憚縷述云 終

